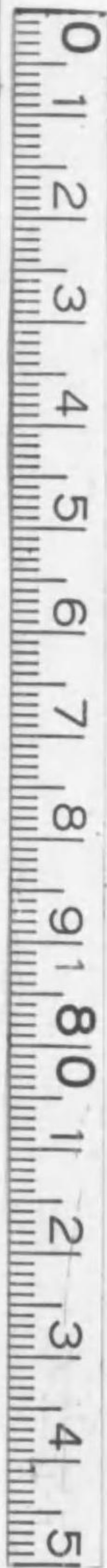


夢界遺文

一

特258

677



始



特258
697



夢

界

遺

文





姓均謹畫

夢界先生肖像

序

余與關口士璠以文字相交者三十年。今不可作。展對遺墨。恍然如昨。士璠沒之次年。哲嗣士亨奉所哀遺文示余。請爲審定。士璠少壯師事安井息軒岡松甕谷。涉經史。善文章。尤長叙事。征清之役。從軍滿洲。事平。官游臺灣。執筆榕城報館。司鐸旅順學堂。晚年始定居東京。所著法政問答日本形勝叢談清國公文一斑夢界叢書等。既經刊刻。余盡讀之。而歎其才學之殊有過人也。按清水氏。赤城礫洲蟠山三世名家。而士璠蟠山先生弟也。出冒關口氏。嘗談赤城先

生逸事。先生誦古語曰。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又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士璠服膺自勵。則又謂吾爲文章。類其情稱其事足矣。固無求知於人。更何待後世之知乎。故雜文多不留稿。今士亨左拾右撫。僅獲如干篇。故友亦蒐如干篇。都爲三冊。士亨將上梓以貽同好。誠知此舉非士璠本意。然出於情之不容已。亦何咎之有乎。士璠襟懷灑脫。不與俗諧。勝海舟榎本梁川諸公會深器之。則其激昂青雲。奮見事業。固不難也。而士璠毫不介意。雖處困阨。晏然無怨。視生涯若夢。乃作夢界記而見

志。夫學古之道。作古之文。而曠達如此。世復有斯人哉。然士璠不以文自表異。發抒所得。脫盡恒蹊。讀之如接其人。集中如叙述先賢朋舊。狀其事迹。尤翔實明快。凜凜有生氣。安可聽其湮滅乎。余因贊士亨之舉而序之。

昭和四年春三月於東京寓居

館森鴻序

慶應

元丑乙

十歲

二寅丙

十一歲

三卯丁

十二歲

明治

元辰戊

十三歲

二巳己

十四歲

三午庚

十五歲

四未辛

十六歲

五申壬

十七歲

六酉癸

十八歲

七戌甲

十九歲

十二月與人鬪拔刀斬之時傷右指
蟠山爲東京府員專掌刑政在牛込門外後移柳町

受業於廉窩時在山伏町
藩校廢止開立志塾

蟠山任宮內少丞叙從六位移居小川街
蟠山與廉窩同居後移筆筒町

入安井息軒門

廉兄家祿奉還

明治

八亥乙

二十歲

九子丙

廿一歲

十丑丁

廿二歲

十一寅戊

廿三歲

十二卯己

廿四歲

十三辰庚

廿五歲

十四巳辛

廿六歲

十五午壬

廿七歲

十六未癸

廿八歲

十七申甲

廿九歲

從大橋陶庵受經

蟠山命夢界中村知常養子

監督立志塾諸生

遊于岡松豐谷門
十二月應司法省試

十月六日蟠山病歿于市谷僑居年四十四
三月爲司法省法學生徒

四月法學生徒被免即漫遊阪東諸國
八月出冒關口氏移居遠州月岡

十二月關口祖母歿
移東京小梅與父同居

一月患眼疾僑居駿河臺
五月爲紹成書院幹事

五月遊于支那寓于上海
六月長女安生

十八 乙酉 三十歲 四月游抗蘇間初見曲園默齋為靜岡縣令十月妻兒來十二月歸朝

十九 丙戌 卅一歲 迎年京都一月居靜岡初謁勝伯

二十 丁亥 卅二歲 二月二十一日礪洲後配松田氏歿于靜岡年七十三

廿一 戊子 卅三歲 捕鯨事業十二月二十二日 長男泰生

廿二 己丑 卅四歲 五月十四日默齋歿五十四諺家弟壯吉後別居西草深

廿三 庚寅 卅五歲 六月為靜岡中學校員

廿四 辛卯 卅六歲 四月十七日次女生于西草深名久能

廿五 壬辰 卅七歲 八月發靜岡東上初訪寺崎廣業又歷訪勝伯等

廿六 癸巳 卅八歲 九月壯吉中學卒業入第一高等學校故去靜岡也十一月廿七日三女錦生十二月移寓東京小梅

廿七 甲午 卅九歲 十月為陸軍省雇員從軍于遼東

廿八 乙未 四十歲 十一月為陸軍省通譯奏任待遇屬威海衛占領軍十二月叙勳八等

廿九 丙申 四十一歲 六月歸朝寓赤城下

三十 丁酉 四十二歲 五月為臺灣總督府員八月任臺中辨務署長十一月叙從七位 叙高等官七等

卅一 戊戌 四十三歲

卅二 己亥 四十四歲 六月敘勳七等 延平生 九月兼彰化辨務署長叙高等官六等 十月第四女生于牛込山吹町名富喜

卅三 庚子 四十五歲 一月請暇歸省 八月任土地調查局事務官

卅四 辛丑 四十六歲 十一月叙高等官五等廢官 歸小田原寓

卅五 壬寅 四十七歲 一月為臺灣總督府囑托

卅六 癸卯 四十八歲 五月三日五女生於京都西高瀨名卯多

卅七 甲辰 四十九歲 五月為陸軍通譯又赴滿洲

卅八乙巳 五十歲 六月一日廉窩歿六十六

卅九丙午 五十一歲 一月辭職歸朝 七月為臺灣總督府囑托

四十丁未 五十二歲 八月為南滿洲鐵道會社員赴大連

四十一戊申 五十三歲 九月歸朝十二月被免寓女婿大阪家

四十二己酉 五十四歲 五月赴廣島後遊臺灣計畫銀行

四十三庚戌 五十五歲 僑居千駄谷町

四十四辛亥 五十六歲 七月十二日發京赴大連後轉臺灣計畫印刷會社

大正 元壬子 五十七歲 七月大喪後號夢界抛却世事

二丑癸丑 五十八歲 七月兒泰大學卒業奉職臺灣 十二月巡遊九州

三甲寅 五十九歲 四月赴福州六月赴大連 九月聞長女訃歸大阪遊東京

四卯乙 六十歲 十一月二十日寓福島縣湯野村

五辰丙 六十一歲 七月兒輩設夢界一生會僑居千駄木町 因號千朶樹園

六巳丁 六十二歲 三月發東京赴旅順高等學堂為教師 七月十四日配關口氏歿年五十三

七午戊 六十三歲 四月一日為師範學堂囑托七月歸省展墓 十二月二十六日兒泰來遊旅順

八未己 六十四歲 五月兒泰辭官為大阪朝日新聞社員 八月歸洛九月辭職十月一日解囑托 十月寓京都學林町

九庚申 六十五歲 二月東上後遊伊東 十一月泰遊支那 一月富喜結婚小林仙次

十酉辛 六十六歲 二月泰歸朝廉養孺人歿三月泰赴歐洲 五月歸結婚 藤澤量雲 十一月岡松魯堂歿 十二月中村櫻溪歿

十一壬戌 六十七歲 一月十日林獻堂來訪二月東上 四月罹疾 五月遊城崎 十二月泰歸朝

十二癸亥 六十八歲 元旦與兒泰俱避寒于伊豆長岡 月末遊寓赤穂四月移寓東京九月大震移靜岡

十三甲子 六十九歲

十四

乙丑

七十歲

三月新居成移東京市外大井町

十五

丙寅

七十一歲

一月罹疾
四月二十六日歿 葬靜岡臨濟寺

右年譜係先考手記但七十一歲一項不肖補叙

不肖泰謹誌

夢界遺文目錄

卷一

法制問答序

有耶無耶序

劍潭餘光序

十洲文鈔序

大觀公傳序

赤穗君臣概觀序

拙存園叢稿後序

登岳日記

古壺記

夢界記

清系紀略

上家大人書

上德綱陵伯書三篇

與林獻堂書四篇

卷二

築山夫人傳

故赤穗大夫大石孺人傳

山田長政傳

孝子富吉傳

烈女阿薩傳

由比正雪傳

野慵齋傳

深谷蘇堂傳

中村宗知翁傳

舍兄蟠山君墓表

寺崎君墓表

關口孺人墓誌

自撰墓誌

弔井上君文

祭亡妻關口氏文

祭家永君文

卷三

文靖先生行狀

默齋府君行狀

題撮影後二篇

題扇面合裝圖

書後藤樓霞方伯詩帖後

櫻溪文鈔跋

夢界遺文卷一

東京 關口隆正著

法制問答序

先師甕谷夫子學問該博。識貫古今。西籍佛典。無不通曉。其就仕途也。尤留心於歷代律例。後寓東京。垂帷授徒。余踰弱冠。初策名於門下。專學修辭法。既誠。余曰。方今之時。欲講國家有用之學。則刑名之學。亦不可不講也。西洋之書。又不可不讀也。會司法省召募法學生徒。余乃應試。第二及第。先師頗有喜色。居未二年。遭家多難。半途而廢。索居鄉國。放浪江湖。或

從軍北海。臨占領之地。或奉職南溟。牧新附之民。十又餘年于茲。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君其長子也。克繼箕裘。夙入大學。卒業異等。遂游歐洲。數年歸朝。乃爲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君以余之爲先師晚年弟子。叨辱愛眷。亦不敢遐棄我也。屢爲余計。使移居京都。成其所欲爲。頃者余謂君曰。方今清國急於釐革國政。法律制度。欲摹仿歐美而取則於我也。諸生留學者。凡二三千人。繙譯書籍。爭先印行。不啻汗牛充棟。然余嘗取二三冊讀之。口授者不通言語。通譯者不知學問。然而繙譯成編者。又不善漢文矣。若夫法律

書。近世碩學。探蹟索隱。析理入微。焉知一毫之差。無千里之謬哉。故今假爲清國學生。設問質疑。君卽舉其所蘊蓄者答之。更用漢文譯之。則庶乎其不差矣。君曰善。往時先人漢譯窮理解環。將以傳於世。而刻未成。先人逝矣。余常以爲憾。是此一舉。蓋亦先人之志也。於是乎。法制問答書成。時日本帝國紀元二千五百六十三年九月。於京南伏水指月山下之寓居。關口隆正序。

有耶無耶自序

余喜作古文。伯兄謂余曰。不就師習其法。不若不作

之爲愈也。己卯之秋。初謁岡松先生。進叩以作文之法。先生曰。文法莫先于叙事。自古叙事文。輒以左國史漢爲準。以其叙事縝密。行文流動耳。苟能熟之。則論難攻擊之文。縱筆所至。無不如意。然近世學者。未嘗從事於斯。遽及論說碑傳。故其論其說。或有可取。而至於其文。則鮮足法者。余常課諸生。以譯常山紀談。實爲此耳。余歸語伯兄。伯兄乃出先人所著雜記一冊。命余以漢文譯之。譯至十餘則。每則譯成。必請先生刪改。既而伯兄病歿。余東西奔走。未得卒其業。近者出冒今氏。移居遠州。村居閑散。日弄文墨。得卒

其業。蓋先人少時。鴻儒碩學。豪邁英俊之士。多出于世。而後漸衰亡。先人竊謂。自今之後。其人之偉。其事之美。果有之乎。抑亦無乎。因慨然記其所目見耳聞者。以作是書。題曰有耶無耶。是之謂也。故文貴平和。語雜雅俗。欲使後人有所觀感與起而已。余淺學。妄以漢文譯之。蓋非先人之意。雖然。使余略得知作文法者。實先人之賜也。抑亦因於亡兄之遺訓。與先生之善導。豈又忍并棄之也哉。於是輯爲一卷。且爲之序云。明治十五年仲夏。識於月岡村居。

劍潭餘光序

我甕谷先師論文。輒曰左國史漢。以及韓柳歐蘇詩。則迄元明止。最不喜清朝之纖巧。蓋奉文簡夫子之教也。伊藤子固豐後人。松軒翁子。翁與先師同門。而子固少從先師學。有經世志。致力殖產。卒業大學。奉職臺灣。公退吟詠自樂。積至數十百首。顏曰劍潭餘光。請余閱。且序之。通讀一過。古今各體皆備。每篇觸事叙實。感物言志。有大雅之風。無浮華之氣。可謂能得帆門遺法。別樹赤幟于紫溟。海外者也已矣。余也駑駘。馳騁文壇。終不能聯鑣於駿群間。退守孤埒。故至彼投策去害。固非其所任也。獨子固之於余。亦

有同阜之交。誼不可辭。乃錄先師之語。寘諸簡首。還之。時大正癸丑六月。於臺北蜀江樓。關口隆正併書。

十洲文鈔序

近世學者。精於和則疎於漢。明於漢則昧於洋。窮於洋則弗顧和漢。故其發爲文章者。固不免偏狹。而今學兼中外。識涉古今。屬文賦詩。兼及和歌。皆極其蘊奧。真能修我國學者。獨我十洲先生耳。先生與文靖先師善。詩酒徵逐。莫逆於心。三十年如一日。未嘗以貧富窮達渝其交也。隆正以先師故。屢候門牆。先生示所著文曰。吾交游不爲不多。請正受益。莫若賢師。

賢師歿已十餘年。其存者。率耄耋不能相質。吾子年力俱進。請代賢師刪定之。不亦可乎。隆正避席而謝曰。惡是何言。隆正淺陋非其人也。雖然。既辱下問。校訂繕寫。敢不致犬馬之勞。退而讀之。基聖經。擴國教。援賢傳。論政法。據諸子證西籍。檢史書說律令。立言具有根抵。而或摭逸聞。按異事。或登名山討故迹。撫景叙實。用字精當。行文流動。組織之工。規矩之整。雖專門大家。蓋有不易及者。況立朝廷。潤色帝業。校理祕文。則不獨其文之可傳。又可以見國家大勢也。隆正每寫一篇。反覆誦讀。不能釋手。校訂既畢。往謁曰。

先師恒謂學者要有定見。苟無定見。雖博何益。某大家博學能文。獨惜夙信西教。其無定見。猶王弼洲勉奉女僧之說乎。今視先生之文。確有定見。乃知先師之言信然矣。先生嘻曰。吾子能傳師門衣鉢者。蓋次其語。實諸卷首。余將以永記吾子之勞。隆正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嘗聞蒼蠅之飛。不過數步。若附驥尾。可至千里。隆正幸得託大著以傳賤名。則雖老窮伏櫪如先師也。復何憾焉。頃者先生將刻其文。遠賜書申前請。於是乎序。

大觀公傳序

征清之役。余自進應試。始爲陸軍通譯。固不通於清國語言。獨以屬時文。且知東亞今古情僞也。臺灣歸我版圖之後。拜臺中縣辨務署長。在任五年。屢進謁公。又私建言。往往被採納。竊謂公善用入言。不敢讓於古聖賢矣。辨務署廢。特爲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員。寓于京都。二年。會征俄之役起。余復徵爲陸軍通譯。晉京謁公。曰。從軍多勞。隨時自重。余時建議曰。此次通譯之接滿韓官民也。不可不有功。乃歸於本屬長官。過乃歸於我身之俠氣焉。若欲銜自家功名。則傷我將校士卒。遂致仰唾天反自污之悔。余嘗徵諸

旅順威海。及臺灣島。戰陣之間。只要使我將校。如鬼如神。而他日干戈載戢。各自發揮其技能。可以講戰後經營而已。且接外人之法。固當推赤心置人腹中。然亦在於藉彼制彼。以彼治彼。不使彼闕知我所有內事也。小山少佐以爲知言。既命屬第二軍。蓋平軍政署。乃請拉僕僮。同從戎行。僕僮固係臺灣匪首之子。余教養數年于茲。意欲俾伊偵察地方。以供軍政之一助。航海經復州熊岳。遂到任所。無何。滿洲總司令部。來次于蓋平城東古家子。余略記軍政委員接清國官民之狀。且附卑見以獻。然後往謁。公踞椅子

屋後樹陰。手把打蠅子曰。戎行無快心之事乎。余對曰。稍稍有之。時囑購蚊帳等。後屢相見。不復交語。軍政委員奉總司令部之旨。訓戒署員。間有符合於卑見者。公入奉天。余銜軍政委員之意。將有所面陳。適公歸朝不在。乃見福島少將。既聞講和之議漸起。余轉屬安東縣兵站司令部。余夙有所見于此地。然自非先齊其內。而蒞其外。則爲軍政不舉也。密結知二三將校。又携僕僮。出入酒家。躬探內外物情。所得頗多。裁書先爲某等。辯疏其冤。且曰。是此一事成矣。當籌東亞百年之利也。若不成乎。余負責而去。誓累之。

不及本屬長官。頃之。山根少將自奉天歸。特召余語。且蒙招飲。余亦心竊自悅。隱然幫辦。更與志士謀。內外相應。以畫一事。公去奉天。急遽修書。爲清國官憲計。計行。自是厥後。有嫉惡余者。視余豪放。不敢檢束。因爲口實。吹毛求疵。或勸余辨明之。余恐兄弟閱牆。暴露內事。徒招外侮。非我從軍之初志也。乃辭職東歸。詣參謀本部。公曰。吾子請赴韓國。不可。余曰。往請村田少將。奈何。曰。唯任吾子之意。居二三月。岡松法學博士自京都來。卽我先師甕谷夫子之嗣。語曰。昨謁藤園將軍。談及先生之事。今爲先生計。戰後經營。

暫委他人。復以斯文。官游待時。不亦可乎。余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復薦余臺灣舊慣調查會。拜命京都。是爲七月十六日事。僅閱數日。忽傳公訃。余未能之信。寄電信問真耶否。至明日果真也。茫然自失。泫然自悲。既翻然曰。逝者不可復追也。宜傳於來者耳。余辱承恩遇久矣。豈可背幽冥哉。捧花塋域。灌酒墓前。於余心有歉焉者。未足爲盡情致禮。且聞公嘗稱余文曰。是亦彼長技。別出一機軸。又可以樹赤幟于文壇矣。人生感知己。終世不可諉。頃者掃案焚香。採擇坊間刊行諸書。且加親聞見者。以立此傳。傳諸海外。

聊爲報恩於九牛之一毛云爾。

赤穗君臣概觀序

赤穗之地。以淺野氏聞於當世。而淺野氏亦因義士。馳譽于海外矣。曰義士則說赤穗。曰赤穗則談義士。義士何限四十。鹽產豈止赤穗。赤穗與義士不可相離者何也。蓋我德川氏之開霸府于江戶也。初封池田政綱于此。後淺野長直移自笠間來治。築城拓地。富國強兵。政教併行。士民悅服。其孫長矩坐罪國除。經永井直政至於森忠德。將軍納旌節。天子親政。明治中興。奠鼎東京。乘輿過高輪。遣使泉岳寺。詔弔大

石良雄等墓。今上閱兵播但之野。特詔贈位長直。竊惟赤穗之富。基於其善政。義士之舉。出於其善政也。於是乎遠近人士來過者。日加多。而獨知有淺野氏。不知有他三氏。是所謂赤穗與義士不相離者非耶。去夏余詣華岳寺。住持蓬仙款待厚遇。閒談移晷。一見如舊相識。冬復蒞追慕會。蓬仙示其所輯錄者。博引旁搜。考證精覈。題曰赤穗君臣概觀。以便省覽。請余審定。乃從校訂。踰年卒業。掩卷而嘆曰。嗚呼。良雄等四十六人。舍生取義。爲君報讐。安知無不由於長直舉賢任能。修文講武。名教遺訓。深沃士心也哉。長

矩則否。徵諸義士遺文。不一而足。雖然。長矩最惡姦佞毒國家者。故欲一擊斃之。固非優柔侯伯所企及也。武門意氣。其亦偉矣。古云。君辱臣死。良雄得焉。若彼豫讓以國士遇我。故報之語。我邦武夫則唾棄之。蓬仙屬序。乃弁持論於卷首而還之。

拙存園叢稿後序

袖海之文。江漢岷峨。世既有定評矣。何須余贅言哉。今讀拙存園叢稿。序記書傳。則知其篤於道。辯論說解。則知其邃於經。而至於寶山表先考行實。則知其家學淵源有自也。蓋我邦屬文者。不明國體。何以宣

揚皇化。不本於經。何以維持名教。不純於道。何以教
育英才。余每惡明乎彼而暗乎我之儒流矣。袖海居
常繙萬葉集。萬葉集者。我邦之詩三百也。朝讀夕誦。
以興。以觀。然而專據群經。旁及諸子。立言不偏。修辭
不倚。無字字行行不有根柢焉。故其辭也。瞻其義也
深。經學文章。相依相須。而後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者。
余於此稿見之。大正二年五月。於臺北客寓。夢界關
口。隆正。

登岳日記

八月十日梶生奉其父命來。誘余登岳。十三日原田

生亦來會。於是與隆安共出。十四日午前二時。步抵
靜岡車站。乘汽車。車中客多。肩相摩。膝相接。不能橫
臥也。四時半抵御殿場下車。盥漱朝餐。吉島旅館樓
上。足柄山脈逶迤當欄。淡霞抹空。朝暉放光。其間新
綠如流。雞鳴四聞。身心爽快。大異於夜來雜沓也。六
時買馬車。行壹里許。矮松滿野。老樹蔽溪。鶯聲起於
北林。蟬鳴喧於南叢。有春夏雨季一時來之概。隆安
卽賦和歌。既阪路凹凸。馬蹄連蹶。坐客屢轉。八時抵
須走村。投梶與參家。家罹火災。新築未成。然有小樓。
余及諸生。起臥甚便。起凭欄干。則富岳相接。舉手當

摩之乎。供酒肴。欸待無不至。十五日午前四時半出門。步詣淺間社。入自前門。老樹鬱蔥。朝靄模糊。既出。園夫牽馬而待。余乃騎之。是爲梶氏所餽者。行又里許。日初升。回頭一望。足柄箱根山岳而白雲巖從。譬猶棉花散亂。抵馬返。乃下馬返之。步步登攀。穿林度岩。羊腸壹里。有稱中喰場之處。小憩喫飯既畢。方八時也。過太郎坊社。社中鬻杖。衆各購一條。更進八丁。而有砂山。停杖望東山中湖。池小如盆池。又憩所謂二合目者。九時動身。四憩四合五勺目之處。距茶店北數步。有胎內洞。葡伏而入。洞口僅十尺。然愈進愈

潤。遂極其奧而出。十時動身。僅僅二十分。而又憩。是爲五合目。嚙雪醫渴。頓覺身心清冽。九時半動身。五十分而又憩。六合目間。去年弟壯吉宿此。十一時動身。途上喰餅。十二時至第七合目。此間山骨滑。動輒我脚不能步。一步一喘。嶮益加嶮。小憩八合目。午後一時動身。此與自北口登者。相逢之處。建石室兩三戶。比他室頗大且潔。進至九合目。有一老人。既知余來。呼曰。關口先生。時寒風刺膚。乃襲綿衣相見。其面皆黃色耳。隆安有嘔吐之氣。二時半詣本宮獻玉串。憩柏屋。先循其外。詣大宮口本社。祠官三木某通刺

來見。相携下。至洞中。轉登劍峯。余巡其內。他往其外。期至金明水涌處待之。寒氣益烈。余乃先歸憩柏屋。五時動身。下山。七時到六合目。投宿石室。陝隘可驚。十六日午前五時出室。初見太陽出海。實一幅畫圖也。前修業院有寫其快者。余今不贅。會學習院生徒來登。六時動身。七時至大拂之處。所謂須走者。七時半動身。八時朝餐馬返。九時半有馬自須走來迎。乃騎。或馳。或行。十一時歸梶氏。午飯後。平治導至瀧壺澡浴。五時原田及隆安先辭去。余擬明日發軔。游于伊豆。夜與主人談論。過三更。

この日記は固より文を成さざれども當時の狀形は尙ほ想起するもの
のあれは更に此抄録せしのみ

十七日八時辭梶氏。拉平治。共乘馬車。抵蹴獅橋。車輪毀壞。乃步憩一本松茶店。遂抵御殿場。九時半轉乘汽車。十一時抵沼津。訪矢野正學。聞未公退。午飯桔梗屋。良久不來。又遣梶生。曰尙未歸也。因命人力車而出。途過鈴木校長。談論數刻辭去。抵獅子濱。舍車買舟。入重寺灣。投秋山氏。秋山生夜自三島歸。十八日大川生來訪。晏起後浴海水。大川忠助亦來訪。修家信。又寄小川生。十九日早起浴海。將去。懇留不

夢見遺文卷一
止。會有捕鱉者。卽往觀焉。壯觀不可言。別有記文。午飯後一睡。四時秋山生棹舟。使余搭載訪大川氏於長濱村。既繫舟三戶海岸。小憩橋本茶店。適聞忠助生母死也。舍舟更步過長濱神社。訪大川氏。供晚餐。臨去。壯三裝舟送我。却行三戶。時已晡。晚色可稱。七時半歸秋山氏。二十日午前五時辭秋山氏。氏亦裝舟送之。七時抵尾瀨崎。崎上有明神社。漁夫屢投石海中。余問其故。曰明神之所好也。從是西航。海岸奇景。不暇應接。過江多松林。外有巨沼云。九時抵戶田港。外海水浴場。或浴或睡。邂逅多米八郎。八郎盛說

米國商況。頗覺愉快。念一舸丁來迎。卽起乘舸。碇泊港口。久之汽船不來。五時初搭載汽船松崎號。六時抵土肥港。七時抵田子灣。灣形曲屈。口有一島。又名田子。風景可人。八時投松崎松會樓。小憩後。訪石田房吉。不在。歸寓午睡。四時訪佐藤茂于岩科村。亦不在也。此夜松崎無盡講員。群集飲食。醉漢喧囂。終宵難眠。念二房吉來。方因說新聞事業。對坐移晷。九時共步海濱。佐藤茂追至。請淹留。弗聽。十時搭載第一松崎號。航行壹里。岸壁峭峻。頗似赤壁畫圖。十一時抵甲良港。與女良港相對。午時抵中木港。午後一時

抵手石。二時投下田港阿波屋旅館。午飯後訪蜂屋
郡長。共出浴小濱。時遇伊藤檢事。檢事十餘年之交。
共談其奇遇。到蜂屋氏。供晚餐。夜山梨啓次郎白井
房次郎相繼而來。皆從余學文者。聞時任知事轉任
之報。快快。念三午前三時半。蓐食整裝。乘汽船通運
號。五時抵見高。二三十分抵稻取。七時抵赤澤。積抹
香樹於甲板上。起望前岸。屏岩一帶。抱擁漁村。青松
蔽其屋上。風景亦可。而河津祐之爲賊所射。果在何
邊乎。顧望久之。八時半抵伊東久須灣。下船步行三
四丁。投櫻井旅館。館內溫泉涌焉。澡浴兩次。質與蓮

臺寺同。午飯既畢。備小婦。負行李爲導。抵湯川村太
田惣兵衛家。厚饗酒食。食後浴海水。兩脚經攣將溺。
既出。步抵猪渡村溫泉樓。再浴午睡。四時半歸寓。念
四賢次郎圓之兄弟。導詣久須美神社。次展祐親墓
于其山後。下詣東林寺。寺僧說伊東氏事蹟。小憩。時
八時半既辭。又過伊東城址。詣佛現寺。復入久須美
村。炎熱如燬。詣佛光寺。展朝高墓。轉詣熊野神社。余
削髻髻於理髮舖。過大川橋。取途海濱歸寓。伊東舊
跡。大抵盡此。時方十時。午後賦七絕數首。晡時又浴
溫泉。念五午前三時辭太田氏。行壹里。抵宇佐美村。

天漸明矣。踰龜石嶺。五時半小憩山西茶店。又行壹里。六時半小憩浮橋山。山下有臺村。亦憩。時方八時。九時抵韭山。途見蛭子鳥跡。將備輕車。纔有一輛耳。因令梶生乘之。余乃步抵某村。有車備之。十一時投三島吉原氏。供午飯。四時乘車抵沼津桔梗屋。訪矢野氏。梶生於是歸鄉。余將期明日進東京也。念六午。前七時乘汽車。午後一時投下谷村田氏。念七訪大橋氏。供午飯。午後馳車。初訪寺崎廣業于向島堤下。後投請地村家。念八訪榎本子爵。後過村田氏。與仲兄共訪竹內氏。供午飯。轉訪栗本氏小酌。余投田村

氏。念九訪萩原氏于牛込岩戶町。後投山田氏。三十日謁勝伯及岡松先生。先生大喜。供鰻飯。連談文簡。夫子等逸事。訪小島氏。不能知其居。乃投村田氏。豬場昶來訪。共出初見吉田竹里。竹里名賢輔。以奇行顯。年已五十四。每聞余爲人。屢稱揚之。往來村田氏。故有此訪也。三十一日竹里來訪。遊于王子瀧野川酒樓。午後二時歸。夜與丹陵過高田氏。遂投大橋氏。九月初一訪一竹茶伯。午後歷訪豬場合田小島諸氏。夜半投福島氏。初二又歷訪植村俊平諸氏。初更姪廉一來。曰歸自靜岡。既又會佐倉氏。亦自靜岡入

東京。後共宿上野驛前埼玉旅館。初三午後歸寓。高田竹山來訪。初四(以下絶篇)

九月念三下午三點鐘乘火車抵沼津。招矢野生。欸語數刻。七點鐘岡村氏來會。乃俱投四方某家。此以汽船宿泊爲業者。念四上午五點鐘搭載松崎號。七點鐘訪松城兵作于戶田港。談論數刻。九點鐘岡村氏特買一舸。前往松崎。余乃獨留。

これは佐倉信武と謀り静岡大務新聞を改良發展を計畫した時の日

録ならん

五日(水曜)上午九點鐘發程下午三點鐘抵横須賀

港小憩。買舸訪山田氏于八重山艦。後投三富旅館。招飲大館氏。六日(木曜)七日(金曜)八日(土曜)九日(日曜)

これは小川理學士の爲め中學校の休暇を利用し横須賀に往きし時なり

六月十日寅土午前二時到車站。火車已發。不能復乘也。憮然久之。遂至五時。乘火車九十二錢十一時大船六錢逗子二十錢聞井上大臣昨已歸京。即復乘火車。時十一時半既入東京。訪岡松先生。四錢供晚餐。夜投村田氏八錢十一日卯日陰謁井上大臣。亦不在。轉訪大

館氏。八錢供午飯。午後又訪岡松先生。六錢既辭歸寓。五錢

後訪竹内氏。八錢十二日辰月陰雨訪寺崎。七錢供午

飯。後至請地。十錢哺時歸寓。六錢十三日己火南風至。暴

雨加。午前七時稍歇。因命人力車訪井上大臣。十四

日十五日十六日申金訪井上大臣及大館氏。

これは余を静岡縣の師範校長か中學校長に任せんとするとき直接

時の文部大臣井上毅に面謁し其不可なるを論せし時の記と覺ゆ

古壺記

余素有嗜古之癖。然非玩珍器而具鑒識也。苟足因
其物以知其沿革。溯其歲月而補史闕。則不問路之

遠近。人之親疎。必往而索觀焉。頃訪春颯吳先生。先
生手出古壺一座。示余曰。是姪孫竹下佳隆所贈。實
獲於朝鮮金海古墳中。余始而見之。第覺其古雅可
愛。既而竊有所思。復往請摹其形。先生笑而諾。古壺
以土爲質。窄口廣腹。至下亦窄。高七寸八分。腹圍一
尺八寸。口徑四寸六分。側面削成系狀二層。又刻波
紋。下座猶上口。側穿穴七。各方一寸。厥色淡黑。樸潤。
蓋二千年前物也。或曰。朝鮮上古之酒壺。或曰。我邦
祭器有類此者。豈仿于彼乎。余雖未能知其果爲何
器。然竊謂是國朝之物耳。何以知之。夫箕氏朝鮮之

衰。高勾麗新羅百濟。角立爭雄。當是時。伽那以辰韓之別種。據其國東南隅。以蕞爾之地。介乎強大之間。國不勝憂。遂來通好於我邦。因以壯其聲。按史。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始使其臣蘇那葛智來聘。任那卽伽那也。自是厥後。無歲不來貢。無世不請援。我朝以其不叛不侵之臣。遣紀斯摩宿禰近江毛野紀男麻呂境部臣諸將。率師往護其國。或置官府。或設日本縣。穗積押山爲哆唎國司。吉備田狹紀大磐。前後據任那叛等類。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我邦將士久役而歿於彼國者。蓋不爲不鮮矣。今讀竹下君書曰。古

墳中。尙有曲玉管。玉石劍。矢鏃。甲冑。嗚呼。是我朝殉葬天子將相之物也。而況曲玉管。玉諸品。我邦之至寶。而無可復有於異域乎。余於是自信前見而不疑也。雖然。春颿先生服職鴻臚。駐於清國。十有餘年。于茲。自制度文物。以至人情風俗。無不心會意得焉。旁至朝鮮事情亦然。何須余呶呶。而後有所識別也哉。其所以聊記卑見。敢質左右者。亦是平生之癖而已。若夫金海。古名伽那。卽今慶尙道。爲朝鮮海東之要口云。明治十八年七月。

夢界記

夢界

初名璵，字士璵，范石湖詩云：「澄磨無改是璵瑒。」因號無改。既又號夢界，以無改夢界，國音相通也。

固屬栩栩蘧

蘧之境

莊子云：「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而覺，則遽遽然周也。」

幻影泡沫如露如

電。不易捕捉也。

金剛般若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王禹偁詩云：「身世喻泡幻，白居易詩如泡影。」

間嘗據典籍按地勢。東接華胥國黑甜鄉。

史云：黃帝嘗畫

寢夢游華胥之國，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青箱雜記云：北人以晝寢為黑甜。蘇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西至

邯鄲道。

枕中記云：開元十九年，道者呂往邯鄲道，上舍中有少年盧生，云：「北人以晝寢為黑甜。」蘇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南臨槐安國南柯郡。

開異

詩云：薄晚霜侵使者車，邯鄲阪峻且徐驅。困來也作黃梁夢，不夢封侯夢石湖。

集云：淳于芬家廣陵，宅南有古槐樹，芬醉臥其下，夢見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芬隨使者入穴中，有榜曰：大槐安國。見王，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

理，屈卿為守理之。芬至郡，凡二十載，送歸。遂覺，因尋古槐下穴洞，然明。北瀕

朗可容一榻，有一大蟻乃王也。又尋一穴，直上南柯，即芬所守之郡也。

幽冥。微茫無際。晉書云：溫嶠過牛渚磯，世傳下多怪物，嶠燃犀照之，見奇神異狀，有赤衣乘馬者，須臾水族覆火，夜夢人

告曰：幽冥自別，何感相照如此。韓退之詩云：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

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皆

管於此界。開元遺事云：龜茲國進一枕，溫潤如玉，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為游仙枕。十洲謂祖瀛、元炎、長亢、流生、鳳麟、聚屈也。三島謂蓬萊、方丈、瀛洲也。四海謂岐、幻、少南也。五湖謂鄱陽、青草、丹陽、洞庭、太湖也。

而吉野川宛在其

中央。吉野川屬大和國吉野郡。

西注東流。有渡曰渡瀨。

萬葉集云：夢渡瀨，波夢乃渡里，迺浮橋加打。渡志都都物乎古曾思邊。

有橋曰

浮橋。後移架京都。今熊野橋及浪華小江，並冒此名。

皆詣陵墓之路。源氏物語有夢浮橋之名。薩戒記云：夢浮橋在京洛近古列聖陵墓之所在。其山北稱曰鳥部野，亦屬庶民瑩域。浪華百事談

云：南本町心齋橋之間，并池畔架石橋，亦稱夢浮橋，蓋仿此乎。

古歌云：吾非往而來。顧瞻轉相

迷者是也。萬葉集云：吾行者來留仁阿羅慈夢，迺渡瀨爾和奈良須淵爾傳阿禮留潘岳哀永逝文云：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爰

願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書言故事云六國張敏與高惠垂仁帝

友每相思不能得便於夢中往尋俱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枕皇后膝而假寐錦蛇繞頸淚撲其面即覺謀逆不

成玉石共焚史云垂仁帝皇后狹穗姬其兄狹穗彥隱懷異圖誘后

覺后告實帝謂非后罪命將討之狹穗彥入城拒守後不忍坐視兄抱

皇太子奔投城中曰莫使玉石共焚帝詔狹穗彥奉還后使奉皇太子而與兄

同死大槻磐溪詩云自有妾庶戶皇子齋戒沐浴講佛法議

政事之處後世稱曰齋殿庶戶皇子即聖德太子又稱上宮太

宮入夢殿內此殿在寢殿側一月三度沐浴而入明且談海表雜事及諸

經疏齋字國訓伊美夢字國訓由女由女伊美國音相近故曰齋殿又曰

夢殿今法隆寺內笠置山聳其東北隅後醍醐帝嘗夜幸

焉史云後醍醐帝常惡北條氏專橫起兵伐之不利元弘元年八月北條

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等率兵攻京師帝乘暗夜出幸笠置山中納言藤

原藤房不見松樹生其腹上吳錄云丁固夢松樹生其腹上人謂

等從之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其為公

如乎遂而見一童子設御座於其南則得楠公史云帝愛

此座而巳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

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

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

平土寇以功為兵衛尉帝曰是也遂致建武中興史云元弘三年北

使藤房往召正成即決意赴之條氏滅帝自隱岐

歸京師獨惜芙蓉帳暖鴛鴦過押長恨歌云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

復即位屢游高唐王業半

途而空矣宋玉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陰旦為行雲暮為行雨云李商隱詩云非關宋玉

有微聲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又云巫峽

帝愛皇后藤原氏及坊門清忠近倭遠賢藤房去謹良薨而足利尊氏叛

大槻磐溪詩云花擁行宮春酒馨芳山深處若夫鴻鐘驚眠道澄

小朝廷當初一夢終成識南木之陰御座寧

文云、藤原相愛命鳥匠、乃鑄鴻鐘、又其詞云、法喜增感、邪夢驚眠、藤原相謂藤原武智麻呂、**玄弓禳魔**。史云、白河法

詔源義家獻其兵器、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上、即無患、法皇賞之不措、**銀裝薙刀**。失

皇問曰、母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皇賞之不措、**光福原**。史云、平清盛遷都福原、晝夜夢銀裝

倉。史云、源賴朝在伊豆、依北條氏、久之問人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曰、長美、

次女、夢鳩銜金函、至覺語之、其姊、姊心動曰、吾當買其夢、乃與妹、前一夕

曰、薄以償、且日得書、遂通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後賴朝開

府于鎌倉、於是兵馬之權歸武門也、賴朝薨、賴家立、政子攝政、世因稱曰

尼將**或為禪僧**、建天龍寺于大堰河上。史云、曆應末、足利

軍、**或起舞謠古謠**、喻生死無恨。史云、織田信長將遊擊今

翻帝嘗**或起舞謠古謠**、喻生死無恨。史云、織田信長將遊擊今

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

壯士將何恨、舞畢、即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急襲義元於桶狹間、大敗之、

或日輸入懷而生、耀武海外。日本豐臣秀吉與朝鮮國王李昞書云、

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

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

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光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或父祖手**

握是字、子孫為日下人。史云、岡崎公嘗夢有文在其握、曰是、覺而

人也、日下以一人握之、公將大興乎、然握而未啓、在其子孫乎、公大**一枕**

喜、為建龍海禪寺、岡崎公即德川清康也、其子廣忠、其孫即東照公、**榮華**、凡七百年。枕中記云、呂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盧生、曰子枕此、當

自源賴朝開霸府、至明治元年、實六百八十二年也、**王政復古**、百度

維新、擢蓬髮紅顏之士、招紫髯綠眼之徒。明治中興、廢

封建為郡縣、改舊制施新政、拔擢西鄉南洲、大久保甲東、木戶松菊、諸公、

諸公時蓬髮書生、紅顏少年耳、又通好歐美各國、招聘紫髯綠眼、教師、取

長舍短、以致文明之治、唐岑參送顏真卿歌云、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

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獨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

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習測天法。

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修縮地術。書云：設為瑤機玉衡，戰國策云：鄒衍大言天事，號談天術。瑤機之賜，後漢書仙術傳云：費長房曾為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

市罷，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與俱入壺中，求道，公問所欲，曰：欲觀盡世界耳。公與之以縮地鞭，欲至其處，縮之方，即在目前，增祺嘗寄書

余云：未見君子，怒如調饑，恨不獲長房縮地壺，藉以快晤，終朝以抒鄙悃。**輪船破浪，火車乘雲。**我邦

蒸氣船，漢譯曰火輪船，蒸氣車，即曰火輪車，又略言火車。**空中架綫，以通言語。**謂電信，地下

設隧，以便往來。謂地下鐵路。**輕摩敵壘，有輕氣球，飛過大江。**

有飛行機。輕氣球之行，在十數年前，而今又創製飛行機，別名航空船，各

夕夢還其家，見妻秉筆寫詩，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怪記之。後家書至，有詩一首，無殊於夢中所見。夢夕乃

發書之日也。**砲礮萬雷，破戎殲虜。**枕中記云：明年盧生登甲科，無定

除節度使，破戎虜，獲七十級。**無定**

河邊曝骨流血。陳陶隴西行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流血漂杵，開地八九千里。

枕中記云：開地九百里，今乃倍蓰於此。**有盧生者，成**

長於此間，好學屬文，不嘆貧困。枕中云：虜生自嘆貧困，與呂

麗云云。**白石為枕，溪山為屏，常懷飛揚之志。**錢起白石

枕詩序云：余與御史畢公耀交之厚矣，頃藍水得片石，皎然霜明，如其德也，許為枕贈之，及琢磨將成，炎暑已謝，俗曰：班女之扇可退也，君子曰：不然，此真畢公之佳賞也，故珍賦之云云。

又陸游詩云：虛齋山字屏，山屏字見於此，梁田悅巖詩云：懶將占夢問生涯，石枕山屏別有家。蔡確詩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

長，睡氣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舒錢**往見盧署，寄養師舍。**

明一統志云：證夢亭在浙江省衢州府南，相傳唐豆盧署嘗夢一老人謂

曰：二十年後，為此郡守，後果守衢州，乃立此亭。又云：夢謝亭在浙江省杭

州府錢塘隱山畔，一名夢兒亭，晏公類要云：謝靈運父居會稽，因不宜子息，乃於錢塘杜明師舍寄養，師夜夢東南有賢人來訪，及曉，靈運至，後因以

名亭，白居易詩云：夢兒亭古**神人授筆與紙，紙上成繡，文藻**

大進。

南史云江淹少時夢人授筆由是文藻日新福建誌云夢筆山在建寧府浦城西北相傳梁江淹為吳興令夢神人授筆於此雲仙雜記云蕭

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筆頭生花。才思瞻逸。天寶遺事云李白少時夢筆頭

之花自是才思瞻逸。相貌固不圓滿也。蓋因於無以杵指之神乎。

補闕真言因緣云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持念金剛經懷孕二十八月多病羸瘦深憂難產偶倚門一異僧來示曰汝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王氏

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男在牀矣相視圓滿令人欣美讀瑞臯書。察

環球形勢。高野長英號瑞臯夙通荷蘭學閱石頭記。視滿漢風

物。支那小說有題曰紅樓夢者一名石頭記詳載滿漢風俗人情行文多用北京官話故習官話者大抵讀習之恒言榮達如

意於我何有。枕中記語見於一枕死當結草。生當放雉。左

云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願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願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回顯而願

故獲之夜夢之曰予即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令予是以報魏書云

斐駿弟安祖會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鷺鳥逐雉雉觸樹死安祖感之乃取置陰

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過楚澤。禹貢云雲夢

丈夫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入揚州。

夢音茫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

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有七澤一曰雲夢孟浩然詩云八

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

然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美魚情雲夢今屬湖北省德安府入揚州。

唐于鄴揚州夢記云杜牧游湖州有里嫗引一女至年十餘歲牧以厚收結之

曰吾十年不來從汝他適後十四年至郡女已從人生二子牧為詩曰自是尋

春到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又云落魄江

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夢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邵康節詩云

富貴從來未許求幾人騎鶴上揚州與其十事九如夢不若三杯兩盞休能自

得時還自樂到無心處便無憂于今看破循環理笑倚欄干暗點頭揚州戰國

策楚秦之地也隋曰揚州即今江蘇省揚州府浮勃海。滋野貞主詩云蒼茫勃海幾千里五兩舟

情傳春鴻愛暖南江水旅客看雲北海天曉籟莫驚單宿夢他鄉覺後游鯤

不勝憐勃海即今遼東半島沿海之稱也古有勃海國與我聘問相通游鯤

島。鯤鳥即今臺灣別名南瀛雜咏云相思樹下月無光黯淡十年夢一場

蘭圃菜園花落後無由曳杖探清香林振芳號蘭圃林允卿號菜園

盾鼻草檄。懇諭軍民。兵餉不頒。時蒸黃梁。枕中記云主人時蒸黃梁

為饌盧生欠伸而寤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梁尚未熟厥然與曰豈其夢寐耶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猶是與地勝覽云呂仙祠在今直隸省廣平府邯鄲縣北真山民詩云一掃權奸十九章七州不憚歷炎荒黃梁富貴百年短青史是非千載長丞相雖存心已死先生既葬骨猶香向令鐵漢常留在天下何緣有靖康向山黃村詩云一夢黃梁日已斜回頭時復憶京華歸來幸得身無事臥看凌霄落晚花平尾松亭詩云覺了黃梁未熟時盧生午夢實如癡請看今古公侯事百歲榮

取飽免饑。張子正蒙云夢形閉而氣專于內夢水雪所以緣于舊習心飢夢取飽夢與

不消遠望白山擁衾避寒。蘇東坡詩云君不見峨眉山雨雪千里北望都成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

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入吳越長廊青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紀貫之歌云思比也留越乃白山知良禰登毛一夜毛夢爾古衣奴夜會奈幾滿洲源流考云長白山一名白山又併稱黑龍江曰白山黑水

快晴朝適吾心燭體夕落我手。王羲之帖云快雪時晴史云

俳句曰雪霽天心爾適布朝哉遂從大石良雄襲吉良氏大克之南華徵為

漆園胥吏。史云莊周嘗為漆園吏胥者謂小吏累遷宜春知縣。寰宇記云昔鍾儀

夢果符所祈因縣曰思縣水曰夢水臨川今屬江西省撫州府溪上筆談。東又隋書地理志云臨川有夢水臨川今屬江西省撫州府

論駁士商。夢溪筆談宋沈括所著凡二十六卷補二卷續一卷簡明目錄

駁載而樂律象數二類尤為其專門絕學補續二篇舊本別行今附載於後以備一家言焉括字存中錢塘人嘉祐八年進士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

州紹聖元年卒年六十五夢溪其別業名輿地紀勝云夢溪在江蘇省鎮江府

朱方門外相傳括嘗夢至一處心樂之後於京口得地恍然夢中所遊因名曰

夢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晉書云王濬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

空蟬噪鳴。芭蕉俳句云夏草也都波毛乃登毛乃夢乃迹紀友雄歌云寐

氣留西陽雜俎漢武帝時異國所獻草類蒲入窺春閨胡蝶狂舞。畫縮入地夜若抽萌壞其草自知夢之好惡

春閨事見於無定河邊注脚夢為胡蝶事見於栩栩注脚黃山谷詩云莊周夢

為胡蝶胡蝶不知莊周當處出生隨意急流水上不流崔塗詩云胡蝶夢中家

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太田南賦詩云欲得逍遙游春風夢裏來若非周比胡

蝶奈留敲兩耳鐙念金輪咒所思之人髣髴而來。事略

兩耳驚念金輪咒。則所思之人必夢見之。梁川星巖詩云：哀抱孤，雖非無

懸刀挂絲之兆。晉書云：王濟夜夢懸三刀。屋臥梁上，須臾又益一刀。

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武元衡酬李商隱詩云：三刀君入夢，九折

我：同輪北齊書云：薛淑夢張亮於山上挂絲，占之曰：山上絲幽也。君其為幽州

乎：雍陶詩云：離思茫茫正值秋，每因風景卻生愁。今宵難作刀州夢，月色江聲

共一樓。古賀茶溪詩云：黑甜一枕過醇醪，遲日如年景尚高。名科關頭灰色冷，

山人不復夢三刀。北魏書云：城陽王徽解夢，我俗稱曰：夢判斷蓋昔者占夢以決吉凶，曰：圓夢即是。

無比之期未嘗相遇也。枕中記云：盧生歸朝為中書令，封趙國公，

無比年逾八十卒。自四十至五十。朦朧飄飄。王陽明詩云：四十餘年睡

知日已過亭午，起向高樓撞曉鐘。山梨稻川詩云：夢寐飄飄度，

萬峰赤城桐柏翠煙重，分明枕上紗窗月。挂在石梁南畔松。

矣。論語云：甚矣吾衰也久矣。浴溫泉養神心。熱海雜誌云：霹靂雷聲是

得支流入混堂。沐潮水練膽氣。與津偶感云：手排青濤足蹴波，一

不在深沙在淺碓，心要空虛氣要平。浮沈逐水一身輕，渺茫世海誰能亂。先灑

足兮又灑纓，處身當世欲心平。請看激濁滔天際，點點閑鷗羽翼輕。何日搏風

紅海灣，圖南志絕白雲關。勉企空望天池外，亦在尋常咫尺間。

曉鐘貫耳欠伸而寐。平家物語云：祇園精舍鐘

聲：嗶嗶，嗶嗶，響帶，諸行無常，沙羅樹花色，花香盛者必

文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南史云：江淹宿於冶亭，夢一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乃探囊中得五色筆，

會有龍垂胡髯。下迎

大皇帝。史云：有龍垂胡

人人皆欲狹隘浮橋以止其行。

史云：孝明帝崩，大和守戶田忠至時為山陵奉行，專掌架夢浮橋之事，會橋板

比舊例甚狹隘也。忠至聞其謬工，恐懼將自殺以謝其罪。二條關白聞之，急召

忠至，授一封書曰：明且卿被訊之時，宜奉呈之。忠至如其言，訊者披而讀之，有

和歌一首曰：古登左良爾，夢乃浮橋狹久志。天君乃御車志，婆志留女舞於。是

不論忠而旌旗鶴雁自空相迎。說苑：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

至之罪，而旌旗鶴雁自空相迎。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我行亂

御陵、悲風慘雨。煙霧黯淡。自異于彼羅浮山景。輿地紀勝

云羅浮山在廣東省惠州府博羅西北高三十六丈周圍三百二十七里嶺

姪過廣州止羅浮山煉丹優游閑養著述不輟陳堯佐羅浮圖贊云羅山一山

也浮山即蓬萊之別島堯時浮至依羅山而止故有羅浮之號焉梅花村在其

麓柳宗山龍城錄云隋趙師雄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

酒家門相與飲久之東方已白乃在大梅花樹下蘇東坡詩云羅

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漢士儒生咏夢無不賦羅浮山

上天。史云黃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宮從者十餘人小

忠臣烈婦從者

唯二人。輻車發時陸軍大將伯爵乃木希典暨夫人湯池氏殉焉甲午之

往夢茫茫渾似夢百年誰記招魂壇役後抵旅順口詩云雲霧海天風浪間表

忠碑上奠花環英魂千載

如櫻花散而留清香。我邦自古王公將

應穩夢旅順灣頭新綠山

君國難者喻諸櫻花飛散舞春風蓋取於其人外有純精潔白之公忠內

無一點貪婪之私心耳故諺云人則武士花則櫻樹櫻也實為我花王云

民仰其風而號。我國民之於大將固

帝賚良弼。說命云夢帝

製云太良知年乃親能御前仁阿利登見之夢乃惜久毛覺仁計留

哉又云志太和志登思布心也通比計武昔乃人乃夢仁見衣計留

朝野

晝寢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語詳於華

是界之大略。而吾所聞見。記以自遣。且以諗遊此界

者云。

中村櫻溪評曰。託荒唐之誕辭。以叙古今之實事。

且以述自家境遇。猖狂恣睢。無限深慨。又書後曰。

夢界道人撰夢界記。以古今為一夢。以自家所經。

亦為一夢。今方在鯤瀛。而夢於淡陽。夫夢者人之

心也。心正則夢亦正。道人雖不得志。顛沛流離。而

能履道持正。故其所夢。亦猶不離乎正。其言似狂而非狂。似嘲而非嘲。似諧而非諧。經國治民。深慨長息。亦自寓于幽渺。夢惚之際。嗟夫茫茫天下。皆夢已。苟有覺而觀之者。必且取於其言。大正二年癸丑孟月。

清系略紀

清水氏。本姓藤原。左大臣魚名公之裔。公□宗光。領上野國多胡郡。宗光子宗成。稱多胡三郎。敍從五位下。其十餘世孫正茂。稱清水太郎。任肥前守。是爲清水氏祖。又經十餘世。至晴正。任上野介。敍從五位下。

大永七年八月二日卒。年八十二。晴正五世孫正功。稱內膳。降編民戶。住甘樂郡下竝榎村。元龜三年九月九日卒。葬于高崎赤阪街惠德寺。謙山府君。實其六世孫也。

曾祖考謙山府君。名爲豐。字俊達。號謙山。生於竝榎村。以醫爲業。爲人朴訥。不肯阿世。嘗著立志說。以述其意。出游江戶。能守其業。安貧二十餘年。未嘗改其樂也。寬政六年正月六日病歿于神田寓居。年六十五。葬于江戶小石川小日向日輪寺。

曾祖妣名某。青柳友忠之女。甘樂郡下芝村人。元文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生。年甫十七。歸清水氏。居二十二年。從謙山府君。移於江戶。備嘗艱苦。居常無蹙容。處身嚴肅。未嘗外遊云。天明六年正月十日病歿。年五十四。亦葬于日輪寺。生二男三女。女皆夭。長曰尙琳。冒和田氏。學醫於伊藤正貞。業成。與麾下士戶川大次郎友善。卜居飯田街。聲名漸噪。一日往診病于千住驛。遂不知所之。次日俊平。即赤城府君也。

顯祖赤城府君。名正德。字俊平。稱俊藏。號赤城。又號淡庵。虛舟豚庵。正氣堂。甫九歲。從父居于江戶。十三從冢田大峯學。在塾三年。頗有疑義。辭去歸家。杜門

讀書。復無常師。十九以舌耕爲業。與伊東藍田山本北山交。以其不同志也。後不復往來。且見世間儒生言行相違。不慊於我心也。曰亂趙宋之國家者。多言小行之儒生矣。竊期獨立特行。以講實學。學天文曆數於本田利明。兵法於和合猶水島田正脩。刀法於柳淵宣根。槍法於山本理左衛門。砲術於齋藤庄兵衛。皆極其蘊奧。乃得允可。而最致力於砲術。曰方今之世。戰陣之急務。在於火器而存焉。各派諸流。不可不研鑽也。乃受星山派於尾張中村石藏。渡邊派於美濃牧登。南蠻派於高崎富岡肥五右衛門。自得派

於柳川十時志津馬。井上派於幕府旗下。井上正清。尚且涉獵漢土荷蘭群籍。發揮砲礮之妙。創立兵學。附屬之砲技。門人有關岡之丞者。麾下之士也。文化中。使關請官大演砲技于武藏西之臺德丸原。前後兩次。所得不鮮。即筆其所抱負者。著火砲要錄八卷。白河樂翁公徵其書。讀而稱之。賜銀帛及集古十種。并野泉帖等物。於是黑羽大關田原三宅小諸牧野飯山本多長島增山宇和島伊達岩月大岡津藤堂諸侯伯。及水戶客卿山野邊尾州客卿今尾兩公。聞其名聲。爭招聘之。然府君絕志仕途久矣。汪洋自肆。

數十年如一日。初府君年方壯。時寄官醫杉浦靖齋爲客。邸在神田阿玉池。既移曲直瀨養安院邸。邸亦在神田橋門外。時納交於佐藤一齋杉本仲溫等。旗下本多千八郎居小石川。資性英達。厚禮招之。講究文武。又與平山兵原近藤正齋村尾嘉陵交遊。近藤稱重藏。平山稱行藏。世因竝府君稱天下三藏。嘉陵名正靖。當是之時。優俸有贏。益勤學業。北隣有醫曰安平立孝君。使其子立俊從府君學。立孝君聞府君之爲人。約嫁其女。既而千八郎卒。無嗣。養其宗家彌八郎弟大學承祀。大學膂力絕人。能挽強弓。最尊崇

府君不幸短命死。年纔三十許。本多臣隸少壯遊惰。憚府君嚴格者。交起謀謗毀擯斥之。府君大悲。即辭去。杉浦正一三橋源之進等。固請留。弗聽。儼居于番街湯淺孫兵衛邸。貧困交至。玄孝君履約遣其女妻之。實寬政十一年二月也。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男。即我先考也。家無斗升之祿。門少承學之士。窮乏殊甚。意志益堅。修業養德。三年於此。享和三年。麻疹流行。舉家感染。一女遂夭。貧益加貧。乃沽却所藏書籍刀劍。以爲生計。越後豪富飯沼雄八者在塾。出金扶之。又府君兄尙琳君謀之。其友戶川大次郎。其臣

內村丹次亦游於府君之門。於是大次郎贈二口糧。請來教授子弟。蓋有窮猿投林。不遑擇木之狀。乃移其邸。文化二年。次子生。即伯父一方君也。明年北陞有警。武技遽行。井上正清奉參政堀田侯之旨。欲薦府君於蝦夷地御雇與力。府君固辭。推舉其友井上貫流森重。執負。語人曰。吾學修抱負之價。豈可貿諸貳百三十苞哉。貳百三十苞。謂御雇與力之俸祿也。弟子漸進。家道稍裕。而祖妣多臥病辱。兒女幼弱。米鹽屢空。府君晏如也。讀書自樂。樂翁公遣鵜飼又吉。巡視安房竹岡海濱。府君應其囑同行。參預海防之

議。既賜銀帛。乃遊浴塔澤溫泉。樹碑于箱根辨天島。且視察浦賀海防。蒲生君平尤與府君親善。乃介之。石田醒齋藤田幽谷會澤正志等。皆服其學識。自是水戶士人。多從學者。而醒齋博交諸儒。散財周急。有任俠之風。府君年七十。始營俟盡軒。蓋一方君築演武場。傍有間地。乃設室於此。更號遯菴。有古稀自嘲之作。獨居優游。樂風月之樂。然來請受業者。自諸侯大夫至士庶人。入則坐講筵。出則應招聘。暇則曳杖郊外。探珍篇。索逸書。是爲老境一大樂事。遺書凡六十筐。和漢蘭籍。經史子集。大約二萬卷餘。亦足以觀

其嗜學修業之一端乎。嘉永元年二月。患脚疾而顛躓矣。自知其不癒。卻湯藥。不肯服。三月十八日。手書遺言後事。五月十日。端然而逝。年八十三。越二十五日。以儒禮葬于日輪寺先塋。

祖妣知觀孺人。名常。安平玄孝君之女。越後高田人。玄孝君以醫業。有故致仕。出游江戶。寬政十一年春。孺人歸清水氏。賦性羸弱。喘息爲其痼疾。每在牀蓐。而能撫育兒女數人。又處貧困窮乏之間。盡貞淑和順之道。天保十一年二月十四日歿。年六十二。亦葬于日輪寺。生四男一女。女名文。後適村田氏。長男即

礫洲府君也。

顯考礫洲府君名正巡字士遠號礫洲又號二薊矮竹赤城府君長子寬政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於番街幼字英吉名正直稍長欽慕唐張巡許遠之爲人取巡遠二字爲其名字更稱太郎少奉庭訓乃期兼綜文武以氣節立天下也常惡儒生流于文弱最致力於武藝槍法則神道派花井金十郎弟子後又從酒井要人修鎌寶藏院派刀法則神道一心派柳淵虛冲弟子拔刀法則片山伯耆派庄田圓次郎弟子弓法則長阪血槍九郎砲術則井上正清盡得

其印可而以外叔玄俊君善能拔刀法其父重砲術也至此一法一術蓋天下之人有所不企及者云蓋赤城府君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故無斗升之祿有屢空之嘆府君少從米菴向陵學書法善筆札以是日夜筆耕扶助生計又講我邦武門儀禮沼田逸平次者高松侯臣也世稱伊勢派武家故實家府君就問其道無所不通府君恒言冬則讀書夏則寫字至老不衰故手寫書積至數十卷號其講書處曰苟完塾天保十二年十月長島侯厚幣卑辭以聘府君弗聽懇請不已府君義不能辭乃許爲其文學而侯邸在

八代洲河岸。當是之時。侯伯士庶踵者甚多。家計亦稍饒。府君善騎法。稱調息派。常誡子弟曰。一旦有緩急。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耳。於是飼駿馬一頭。出入必騎。安政六年正月十八日。退公。過八代洲河岸。鞍上遽發風症。遂歿。年六十一。亦葬于日輪寺。一方府君。名正則。幼字次郎。赤城府君二子。幼喜武技。甫九歲。篠田五兵衛學寶藏院派槍法。年十五。五兵衛歿。蓋寶藏院者。素隸南都興福寺院主胤永。實爲槍法始祖。府君十七。詣南都。親受業於滿田叔右衛門。居一年。得其印可而歸。更受刀法於渡邊六右衛門。稱

二天派。府君左手運用。無異於右手也。於是修二天派。手刻宮本無三四像。置諸牀頭。歲時致祭。其他所謂武藝十八般者。盡受之石井繼正。然常誓以槍法立其身。繼正稱仁兵衛。水戶藩士也。天保三年。營一字于杻木阪旗下。士井上久手助邸側。號練武堂。父執平山兵原爲題。其扁額曰。不貪財。不好色。不畏死。時年二十七。門人漸進。有水戶藩醫土田恕菴者。其子曰北原良貞。良貞有女。乃娶之。水藩士人受業。蓋始于此。十二年五月。應松前侯招聘。東行教授。居數月而歸。藩士村井宇佐吉。阪井龜太郎二人來寓。明

年將軍將覽寶藏院主胤懷之槍法。胤懷者。胤永第六世之後也。府君卽赴南都迎之。以練武堂充其旅館。胤懷請與府君角於城中。終不得允准。乃薦門人白井內記大熊周助竝麾下士。八月辱將軍台覽。胤懷辭去。世人視府君有禮於寶藏院主。嘆稱不已。府君素不喜武人固守一派之陋。開放門戶。許與他派相角。齋藤彌九郎白井亨大石進等。交來相角。府君左右揮刀。大抵無不得勝。名聲噪于都下。府君又奉家訓。精於長沼派兵法。從學者亦多。分部若狹守加納備中守以下數十人。踵門受業。槍刀相擊之響。和

讀書咿唔之聲。其隆盛一時無比。天保三年七月朔日病歿。年四十一。亦葬于日輪寺。礫洲府君乃書墓表。曰清水次郎藤原正則墓。有二男一女。男皆幼。養阪井龜太郎爲嗣。妻以長女。名安。龜太郎更稱昌藏。名正熾。安政中。著藝王姓氏錄。刊行世。後仕德川氏。訥菴府君。名正順。字周道。初號曲洲。後訥菴。稱順藏。赤城府君第三子。年甫十一。爲酒井力藏所養。酒井氏信濃飯山藩士。而外戚安平氏之族也。稍長。從佐藤一齋翁學。時去酒井氏。復清水氏。一齋翁素知其爲人。將養爲嗣。固辭弗聽。大橋淡雅亦赤城府君之

友也。因請養府君。別成一家。遂出冒大橋氏。時年二十六。文久二年七月十六日。病歿。年四十八。世多傳其事。今不贅焉。

存軒府君。名正春。字士雲。號存軒。稱松藏。赤城府君第四子。幼修家學。做伯兄礫洲府君。取名字於張巡許遠之例。亦撰於雷萬春南霽雲之字爲其名字。尤善詩文。及長。納交佐久間象山赤井東海平山名輔椿蓼村等。每代伯叔兄。起稿作案。世人往往不知之。嘉永三年。徵爲田安藩士。爲文武師範役。住四番街。田安藩卽德川氏三卿之一。當是之時。天下多事。尊

王攘夷之議。起于四方。幕府旗下及諸侯士大夫。多入其門。吉原頭助者幕府與力也。赤城府君晚年弟子。又後從存軒府君遊。實養親考關口默齋君之師也。府君尤厚友于情。周旋於二兄間。往復討論。說經談史。多所述作。礫洲府君暴卒也。哀毀過禮。踰年疾起。荏苒不愈。歿。年四十三。實萬延元年二月十八日也。越十五日。有櫻田之變。配見吉氏。名金。高松藩士。見吉某女。生二男三女。長曰正信。次曰正禮。皆幼。乃養姪穀爲嗣。襲職。卽蟠山府君也。

微咲孺人。名咲。永井氏。且齋翁女。高井氏臣。翁最善

畫孺人亦嗜書畫及和歌。天保六年。嫁礫洲府君。生二男一女。女夭。長男正毅。次直景。嘉永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病歿。年四十二。亦葬日輪寺。

日久孺人。名久。松田氏。戶川氏臣孫兵衛女。江戸人。爲礫洲府君繼室。柔婉而有婦德。能撫育衆兄弟。生二男。曰弼三郎。出冒竹內氏。曰璵四郎。出冒關口氏。卽隆正也。明治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病歿於隆正家。年七十三。奉遺命。葬于靜岡感應寺。

亡兄蟠山府君。名正毅。字伯式。稱磯太郎。蟠山其號也。礫洲府君長子。幼奉家訓。文規武略。無不通曉。年

甫二十。單騎詣鎌倉。限一日往而還。世謂之鎌倉遠乘。非善騎者則不能。年二十三。礫洲府君歿。明年存軒府君亦歿。乃襲其後。爲文武師範役。登校授業。後進少年。居家教我衆兄弟。且父執門人叩其門者。日夜不絕。居二年。訥菴府君坐事下獄。於是阪下之變起矣。府君亦連坐蒙譴。不准出於門外。椋木彌助竹內節藏關口良輔等。密相往來。謀議後事。椋木名潛。關口名隆吉。皆訥菴存軒二府君之門下弟子。旣而訥菴府君病歿。當是之時。幕府政令不行。處士橫議。物情騷然。府君處身於此間。有深自信者。毅然不少

動心。從父兄弟清水穀坪大橋陶菴村田脩敬等。遇有事則來取決於府君。府君一言以斷其得失。皆曰。年雖未壯。不辱爲宗家子也。明治中興之初。竊恐田安藩主之誤大義。屢進言左右。或有沮止之者。是時王師東下。道路梗塞。乃變姓名曰大道忠介。增上寺僧西行密入京師。謁春嶽公。具語本藩情形。乃有所請。公卽藩主之異母兄。盡納其言。厚賜路資。陽稱越前藩士。海道王師不復誰何。既歸。自謝私入京之罪。讓家義弟正信。告老。蓋田安藩之不誤大義者。府君之力居多云。烏丸大納言爲東京府知事。聞府君夙

通刑名之學。徵爲府吏。專掌律令。頃之亦坐片桐省介之事。兵士來護門庭。嚴禁內外往來。府君日服禮服。所謂麻上下者。不剃鬚髮。端坐一室。以待命至。禁錮三旬。乃免。省介越後人。亦訥菴府君門下之士。明年任宮內少丞。叙從六位兼御廄課長。於是府君新建祖考等墓石。自書墓表。會官改革制度。府君慷慨不能自禁。將隱居于上野。僚友松尾某懇諭止之。府君曰。我道不行。不如不仕。然古人有爲貧仕辭尊居卑之語。無已則是乎。奉還位記。更拜式部寮屬。與其弟廉窩君同居。先是廉窩君自誓不出仕于朝。垂帷

教授曰立志塾。在牛籠山伏街。於是伯仲二氏相共率衆兄弟。課經學文章。授刀槍二法。未數年。購家簞笥街。後又移寓于四谷市谷等。西南亂平。府君有事于伊勢。拉季弟某行。府君更遊西。臨別諭曰。當今之時。欲修斯文以供世用。自非博學經史。旁通西籍。蓋不能有爲也。此行所以拉汝者。欲使汝視臨事接物。酬酢如何。豈獨成汝拜五瀨大廟之志也哉。我家祖考。皆主實學。汝若不講明體達用之學。則爲癡疾學徒耳。汝已踰弱冠。自今爾後。發憤興起。必有成于他日矣。明年命某入立志塾。課督諸生。且令策名於岡

松甕谷先生。先生儒而通西學者。又設友于小集。每月數次。會衆兄弟及諸生。賦詩屬文。供酒食談往事。以供後進修省之資。明治十三年十月六日。痼疾暴發。遂歿。年四十四。其友淺田宗伯來診曰。喘息爲之病根。初官禁莫葬於城市。傍近瑩域。日輪寺素隸駒籠吉祥寺。乃葬于此。配中島氏。名鏞。元幕府麾下中島內匠之女。生二男二女。皆夭。清水氏正統於是乎絕矣。噫。

上家大人書

敬稟者。竊兒初遊禹域。先擬脩今世公文。既聞二三

君子之教。皆曰。作文賦詩之道。當以漢音直讀。方能得其氣勢。符其音節。不宜如我邦之反讀。以重費尋也。而直讀之法。先習漢語。而後可矣。兒亦深察其故矣。夫我邦通好隋唐。而後文運旺盛。制度漸備。而至讀書法。則未得其詳。間嘗考之。聖武朝。太政官奏曰。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令粟田馬養播摩乙安等。各教弟子習漢語。桓武帝又有使諸學生脩漢音之詔。而今猶有菅江二家讀本。及僧徒吳音誦經類。皆足以知當時之遺法。然而後世儒家。輒變古制。更設反讀之法。亦制變通達之良法也。豈

可概而廢之哉。兒近習語言。既恐終違其初志。竊謂作文之法。不可不先知其體例。欲知其體例。則莫如多讀多作也。苟能多讀多作。則得其法。又何論直讀與否。於是最務涉獵。遇有凝滯之處。輒就先生長者。質其疑義。如此數月。稍得端緒。蓋公文體格。與古文迥別。然而其所用亦有二。曰公牘。如咨移詳呈稟申札牌等類是也。曰尺牘。皆用駢體。然與漢魏六朝不相類。如賀節賀壽賀陞遷等。皆用此例。公牘則求體制合式。叙事簡明而足矣。尺牘則最要詞華富瞻。運典貼切焉。宰相各部院。尚書侍郎。外省督撫司導等。

皆隨其爵位品級地方。各有變換。故所謂公牘者。多歧多途。雖其國學士尙且病諸。故清國公署中。必延請專司筆札之幕友。以兒貽譏寡陋也。若夫世俗往來書牘。本不甚難。然其書例封式。於尊卑親疎。亦自有區別。體例錯誤。則其文雖駕韓歐。顧招臧獲之笑。而況於公文乎。兒有見於此。凡所見聞。筆諸書冊。間就我邦事情。以視清國定例。擬作公牘等文。且加圖畫。以便省覽。題曰清國公文一斑。嗚呼。公文之所係大矣哉。一隻字重於九鼎。一紙書賢於十部。損國權而貽笑萬國。捨玉帛以失和中外。是固非學士之所

任。然亦未必不在斯文也。此書初爲家弟壯等計。豈謂能盡焉。要使覽者略知其體例耳。或曰。我邦於清國。用照會文。如咨移詳呈。實無益於我也。曰。是不然。蓋古文有序。記論說題跋之別。學者皆能讀之。獨至公文。知有照會。不知其他。而可哉。文有古今之別。而學之之法。復無古今之殊。理者一也耳。苟知其大要。則作爲文章。何難之有。雖然。昔者豐太閣之出師朝鮮也。或勸善漢文者。公笑曰。何用漢文爲。當使彼學我文耳。吁。亦善矣。然世有不能屬文。而夜郎自大者。又有徒弄文墨。而因循怯懦者。是二人之所爲。皆非

也。方今之時。留心斯文者。宜先有豐公之氣慨。然後執筆於設饗致命之間而已。抑又修好條規曰。嗣後兩國往來公文。大清國用漢文。大日本用日本文。須副以譯漢文。蓋古今時勢之變。學者不可不察焉。豈止脩文章者而已哉。謹呈公文一卷。伏乞慈覽。勿咎狂瞽。統祈垂察。十八年三月。

上德川綱陵伯書一

某頓首再拜。謹白綱陵伯閣下。近日新報連載同志會員互選三爵議員之情形云。德川伯爵毅然持節。不敢變志。秉公不徇私情。履正不迷邪路。排群議而

特行。斥人言而勇往。自異於他紈袴長袖者流。某閱讀之下。忽想亡父兄之言也。竊以謂。昌言偉行。果不讓於樂翁春嶽兩公矣。喜不能自禁。將有所瀆告。某嘗聞之。往時田沼意次之爲老中也。宗武宗尹兩卿。前後相繼而薨。上無制我之親藩。下有媚己之群小。恃前寵擅政柄。糜國帑虐民庶。獨計私門私黨之榮達。不顧公家公朋之譴議。阿附我者進之。不附阿者退之。終使天下之人。曰非出於田沼門下者。則非人也。朝野淫逸。風俗頹敗。幕府治績。將斷絕焉。既承其敝。挺身當道。舉賢任能。公忠奉上。節儉臨下。以恢復

爲己任。遂致國家清晏者。是爲樂翁公。某又聞之。井伊直弼之爲大老也。擁幼主握大權。剛愎自用。頗使重臣視其議不相容。乃幽三藩賢侯。又誅四方志士。謬外國締交之術。釀內地閱牆之禍。幕府基址。將崩壞焉。既襲其後。夙興夜寐。焦心苦慮。西上東下。南往北歸。周旋於公武間。翼贊復古之鴻圖者。是爲春嶽公。無何。廢封建爲郡縣。上有聖天子。下有賢宰相。五條誓天。百姓安堵。內亂討平。外交隨好。一朝渙發大詔。施行立憲政治。二十又餘年于茲。聖德愈遍六合。皇威益振八紘。前乃臺灣歸圖。後乃朝鮮併合。領土

擴張。民口繁殖。當是之時。如田沼井伊二氏者。無一人。雖然。近者。陽稱立憲之制。陰行封建之政。往往有之。嚮出大逆無道之徒。無非搏激志士。而後誅戮之類乎。建南北兩朝正閏之議。無非命國學者。溯查故例之類乎。無營私門樹私黨者乎。無糜國帑虐民庶者乎。抑今之所謂日本帝國。異於古之日本也。世界列國。耽耽虎視于海洋際。今之所謂責任內閣。異於古之幕府。黔首犬吠于草野間。然則執政者。固不宜爲田沼井伊二氏。而議政者。宜爲樂翁春嶽兩公而已。兩公皆出於閣下之家。而宗武卿。實爲高祖矣。伏

惟閣下克守歷世彝訓。深鑑兩公遺業。謹嚴端正。進思盡忠。躬行實踐。退期弘道。可謂不辱皇室藩屏之名者。嗚呼。幕府之末造。君賢臣愚。公忠之士。不過僂指。他二三藩則否。君愚臣賢。驍傑姦雄。接武而起。擁戴幼主。號令天下。以創明治中興之基。延至今日。或稱元老。或稱元勳。亦爲皇室藩屏。足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哉。雖然。某恒謂自今爾後。與我皇室相終始者。當以我德川氏爲第一耳。何也。某嘗讀幕府衰亡論。曰。德川氏初尊崇儒術。明名分大義。於是乎興矣。及其衰也。學者書生交起。稱導名分大義。於是乎

亡矣。此語真然。然德川氏之所以不如歷世將家絕血食者。亦職之由。興山老公。夙重大義。納旌鉞後。恭順待罪。一主公忠。當時不公忠者。乃挾私怨。擬議曰。彼罪軼足利尊氏。宜刎其首。以獻闕下。賴聖天子。敕明。無微不照。無物不恤。特赦放東海濱。與漁樵居。釣魚射禽。遯世無悶。凡二十年。更詔授爵華族首班。青天白日。再見赫耀。靜岳公則前已奉勅。拜貴族院議長。閣下又爲議員。父子兄弟。連袂紫宸殿上。共案議政堂中。內外人士。瞻望畏敬。至今不衰。只是基於諸公之公忠。不問世之治亂。與時之盛衰。語默云爲。無

加一毫私心於進退去就之間。上報列聖。下卹億兆之至誠而已矣。夫無一毫私心。發政施仁。悖逆之徒。何以起焉。危險之想。何以生焉。主洛閩禁異學。古之政也。絕印板塞民口。古之法也。今也憲法在焉。允准言論著述。各自表章其意。假令樂翁公再生。某必信其不敢爲之。將軍而繹皇緒。古之例也。陪臣而弄名器。古之規也。今也典範在焉。大義已明。名分已定。假令春嶽公再生。某必信其不妄唱之。托言大義。以徇私名。蒐輯維新史料之業。孰與集古十種之撰。藉口宸衷。以貪私功。召募濟生團員之事。孰與八百八街

之貯。欲使上下尊奉皇室。反啓輕侮之念。欲使遠近依賴政府。反發怨望之情。想兩公之所不取也。凡通古今弗悖弗繆者。誠也。公忠自誠而出。故公忠以從事。則無往而不自得焉。某竊怪天下人士之不出公忠也。世人動輒曰。世界之公道也。又曰。人間之公德也。曰某會。曰某黨。不肯公舉議員。老猾壯狡。夤緣比周。無少異於私選之。私之不能勝公。猶邪之不勝正。或曰。衆寡不敵。夫恃衆者。一旦得志。他日顛跌。古云。人盛則勝天。天定而勝人。不決勝負於目前。而期成敗于身後。至正不變。至公不易。以一族興一國。以一

身繫萬民。是德川氏傳家之至寶也。某竊以爲皇室藩屏第一之意。全在於此矣。抑又近刊雜誌。屢見新舊思想。及危險思想之語。某亦別有說。更冀閣下垂聽。按史。應神之朝。王仁始獻論語。皇子稚郎子等。取周公孔子之道。以供萬世垂教之資。維忠維孝。允執厥中。蓋當時之新思想也。自舊思想者觀之。或亦危險思想也。欽明之朝。百濟獻佛經。皇子豐聰耳等。取因果應報之說。以供教民治國之資。創設憲法。建立伽藍。蓋當時之新思想也。自舊思想者觀之。或亦危險思想也。後奈良之朝。伴天連始傳天主教。織豐二

氏。一信仰之。以供破軍陷陣之資。改築城法。習礮礮技。蓋當時之新思想也。自舊思想者觀之。或亦危險思想也。雖然。我軍國政事。文華武實。無不基於此三教。以折衷斟酌焉。昔日之新思想。卽今日之舊思想。今日之新思想。亦爲他日之舊思想。思想之推移。猶地球之旋轉循環。顧按時制宜。依勢爲政。奈何耳。時云勢云。譬如流水。逆流行舟。免覆沒者幾希。故操縱楫櫓。或左或右。亂急湍達前岸。是舟師之善者也。何恐於狂瀾怒濤哉。又如疫病。衣垢食穢。免夭折者幾希。故施預防法。講衛生術。使身心共健康。是醫師之

良者也。何恐於微菌感染哉。然則變毒爲藥。轉危爲安。則在於我。不在於彼也。今夫置身議會。會員而不少。顧四千萬人之疾苦。列班皇室藩屏。而不深慮萬斯年之永穆。唯算私利。不計公益。雖縱稱曰公益。是其名耳。非行其實也。於是乎。危險思想。益加危險。流毒遺害。彌增毒害。汨沒浸漸於暗礁赤血中。人心乖。民情離。尙且按劍振臂。揚言曰。我能抑壓掃蕩之。安知小派衝隙。細菌乘間。濁浪汗膿。潰裂四出。不可收拾。猶於幕府之末造也。今春。遇閣下家從某。曰。君盍來謁我公。某曰。某以父兄之故。叨辱諸公之知。未嘗

一日忘懷也。每逢歲旦。必投名帖於門牆。然老鴛與世背馳。伏槽櫪下。縮首屏息。從以無用之身。出入顯貴之門。有嫌於長鳴哀號。故不敢進。然有時乎。狂奔暴逸。跳梁冀北之野。亦難預期。若不然。則吐舌垂涎。斃死於溲勃堆裏耳。蒙辱下問。幸請致之。某曰。吁。君之言。何其壯哉。意氣未全衰也。頃者。某意氣頗激。不吐胸中之奇。或恐鬱成疾。歷游東奧。澡浴溫泉。散策探勝。所在碑石。刻樂翁公之歌。風詠而歸。電燈影淡。水閣聲寂。俯仰感慨。遣懷墨斗。乃錄卑言。敢質高明。若賜觀覽。可取則取之。可捨則捨之。或裨補於議政。

之萬一。亦竊爲故臣拾遺左右之義矣。不勝恐悚惶
懼之至。

上德川綱陵伯書二

某曩欲北游滿洲。養病東奧之飯阪。時閱新報。盛傳
貴族院同志會之事。因陳所見。以質左右。竊以閣下
才德學識。不讓樂春兩公。私心深信他日必有所成
也。今又僦居臺瀛之草山。澡浴溫泉。偶接新報。報閣
下擢任侍從職幹事。蹴席雀躍。拂袂鶴舞。不覺病之
在身。獨語曰。果有之哉。設使亡兄直景在焉。其喜更
何如也。再裁一書。將復瀆告。願垂察焉。某嘗聞明治

之初。鐵舟先生。拜侍從長。一日決命極諫酒色不可
近。先帝嘉納。改過如日月蝕。聖德光被四方。皇威覃
敷八荒。歐米屏息。清韓側目。四十餘年于茲。乍遭龍
馭賓天。今上克繼貽厥。不墜先業。雖然。內有閣臣爭
奪政權之憂。外有列國窺覷東亞之患。加之天變地
異。無時無之。太后宸慮。亦遂登遐。嗚呼。天何禍我邦
之甚耶。伏惟。方今之憂。不在於閣臣之爭奪。而在於
列國之窺覷。不在於列國之窺覷。而在於朝廷威德。
或不發揚也。今上宵旰。洞觀宇內形勢。廓清宮中。撰
擇侍臣。遂舉閣下。特置紫薇。聖意可知也。閣下匡輔

大正更新之政。猶樂春兩公之於寬政嘉永際。可也。豈止酒色不可近之一事哉。或語某曰。閣下夙以鯁骨。鳴於貴族院。議員皆畏憚之。乃相謀授職宮中。敬而遠之。某曰。不然。語云。本固枝繁。源清流遠。八洲之水。益繞四裔。萬朶之櫻。愈壓衆芳。至公至忠。與皇室相終始者。獨有我德川氏耳。至於舊公家舊藩侯。有甚不公不忠者。況俗所謂新華族乎。此雖過激之言。誰謂其不然。頃者。某發售拙著。資此。因欲赴南方支那。詎圖一朝罹病。就治醫院。呻吟兩旬。更轉寓此。既接吉報。病頓祛。氣愈旺。然某年垂六十。餘命無幾。事

與志違。不啻一再。賴諸弟皆已成立。兒亦卒業大學。將有期。自今以後。斷然絕念東亞長計。飛遯山林。乘化俟命。獨樂齋此報。見亡兄於地下。足矣。山中無佳紙筆。病餘氣力未復。情至筆不從。固知背長上之道。伏乞略其禮。而憐其情。恐懼無已。

上德川綱陵伯書三

月前。妄呈陋函。敢陳卑懷。未稟賤息。泰。大學卒業。某將終于隱淪之狀。無幾。泰繆蒙其師友推挽。拜臺灣總督府屬。暫爲土木局員。以約明年陞叙。渡海到任。來見某于草山客寓。是時也。歐洲戰雲。瀰漫環球。狂

瀾怒濤。日激一日。餘波延及東洋。我邦亦遂出師。連攻獨國。戍兵于支那山東。有友促某復出身於陣營間。然某志已決。故不敢動其心也。乃誠泰曰。自今爾後。我邦之患。不在於歐洲。而在於東亞。汝亦克繼乃祖之遺志。交於朱而勿染色。迷於名而勿失實。學閥之時。則因學閥。以遵奉我家訓。可也。既請下山同居。且傳其從兄邨田丹陵語曰。德川公家隸來。談及乃父之事。若有意於公家。我當招致以備文學顧問。某瞿然曰。無非網陵公家人乎。泰曰。不肖只聞其語。不知其他。某伏思之。感激無已。安得不動心哉。惟我家

父祖兄弟之於德川氏也。其恩廣大。其義深遠。某未嘗一日忘懷。獨奈某不才薄德。無報塞之途。又有嫌於冒進自干。退省其私。放浪多年。不嫻禮節。忸怩數日。適有細川男爵賜書。云。此次無一人傳內旨。突有補高等捕獲審檢所長之命。予齡已八十。然方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耄耋辭哉。拜命之辱。從事於此。足下年未六十。欲斂跡隱名也。早矣。盍少鑑於我而奮起焉。某捧讀一過。幡然曰。吾過矣。吾過矣。嗚呼。某夙爲世所棄。故欲棄世耳。今也不然。苟有賢公明師。不遐棄我。則勝千萬俗人用之。其事之行與否。措而弗

論某榮大矣。某幸亦云多矣。一仰一俯。朝思夕想。十日之久。初得之心。今將瀆告。伏願垂察焉。抑果如某所聞。閣下憐其頑愚。延列之家。隸班備員。顧問某固當舉其所學。致犬馬之勞。以答恩遇。亦何敢辭。雖然。某更有說。無他。閣下不愛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汲引某。爲宮內省員是也。某初就仕途。爵陞七位。勳叙六等。官則五等。比諸他人。既有爲官員之資格。若夫俸祿。勿以衣食措其心。則足矣。辭尊居卑。古人之語。避名取實。平生之志。御用掛可也。囑托可也。設令某至此。則進當得參皇室之事。退當得爲公家之用。是之

謂一舉兩得。而某宿志達矣。此亦有說。先臣隆吉之薨也。其友土佐人小野義真。以某讓家舍弟壯吉。爲能行義者。往見土方宮內大臣。謀令某拜式部官。壯吉時年十四。某而去靜岡。不督教育。中學卒業。亦不可保。因述其狀。固辭。親戚皆曰。他日吾子欲就仕途。余儕不復爲之計。可哉。某曰。善矣。於是特立獨行。不倚親戚。貧困相迫。艱難備嘗。或爲新聞社員。或爲學校教師。忽過四年。壯吉入高等學校。明年。征清之役起。某自進應試。從軍遼東。後承乏臺灣地方官。居五年。當路以某有微勞。官游京都。既復從征俄之軍。間

嘗試以其所親見聞論之。武人急於求功名。而不知大義爲何物。文吏切於貪利祿。而不見寸忠存肚裏。曰藩閥。曰姻援。曰學閥。曰政黨。藉口百年之計。以偷一日之安。上下交征利。內外各逞慾。三年間。再遭大喪。數月中。連有天災。國情絀縮。民心委靡。雖縱海軍收賄各案。暴露天下。如有一新民心之觀。未以足稱大正第二維新也。既而宮內省廊清者行焉。先舉閣下於貴族院內。後擢杉浦重剛於東宮侍讀。夫源清則流不濁。流不濁。則天下滔滔。無往而不歸一。欲國民之不作新。豈可得哉。閣下譬猶巨岩。屹立中流。左

排濁浪。右揚清波。凜冽透徹之處。可見水底礫砂。某只希爲其砂礫而已。某學德不及杉浦遠矣。然側聞宮內省中。通歐美各國文物制度者多。詳臺灣朝鮮及支那情僞者寡。某無他技。纔有此一能。自信不後於恒人。故時潛水底。掬砂拾礫。淘之汰之。致諸岩頭。晒諸日中。或當獲無數遺珠耶。某嘗聞之。東西聖哲曰。一卷之石。可以作山。一勺之水。可以成海。一顆之珠。可以照國。一片之誠。可以動天。於戲。我邦保有天祐之神國也。內政漸整。外患忽至。民心於是乎更始。國勢於是乎振起。當是之時。我大瀛水。決不可使止。

環八洲。宜應近過勃海灣。遠越太平大西兩洋。他年掌握東亞主權之濫觴。蓋始于此。果然。舍今之時。將俟何日。凡爲我臣民者。各盡其職。益量其材能。不可不勤而務也。岩栖野處之士。尙且出爲世用之秋哉。抑又某家亡兄清水正毅。舊貴藩士。明治之初。任宮內少丞。兼御廐課長。實因於春嶽公保舉之。其弟村田直景。奉仕公家。以終一生。今某一身兼二兄之事。隱然致誠公家。卽爲盡忠皇室者。二兄當喜瞑于地下。某亦可謂死而有面目於父祖矣。存歿共感高恩。幽明俱護公家。與彼皇室。天壤無窮。復何擇焉。不揣

煩言。有干嚴聽。不勝恐悚屏營之至。

與林獻堂書一

獻堂賢交足下。久疎音信。就惟安康。爲頌爲慰。愚頑健如舊。幸莫掛念。頃者。回想往昔。顧慮現今。有忼慨憂愁。不能自禁者。茲修拙簡。敢托郵便。清暇覽觀。垂察愚衷。是爲切望。愚嘗聞。君子行可行。止可止。止可止者。仁者之事也。行可行者。智者之事也。智者樂水。故無往而不自得焉。仁者樂山。故不動也。先大人仁者也。智者也。臺灣改隸之初。達觀世界大勢。視其可止。不敢行動。奉侍慈母。固守先業。竊期不事王侯。高

尙其事。深自韜晦。不肯出入官家。及愚承乏臺中。一日相見。意氣相投。謬辱游交。交情漸密。有事藉口。巡回。入其書室。對机筆話。屢請指教。不一而足。終爲莫逆。言無不容。意無不察。而知我邦政教。有大異于前清者。隱然自任。裨補地方行政。談及新築辦務署事。私誓整理閉鎖香港店舖之後。必捐七八萬金。獨自支辦。決不使管下民人。寄附一錢。愚因稟當路曰。允卿非尋常人也。適會兒玉總督。舉行養老典于彰化文廟。來次壹中。愚面陳其爲人。奔走周旋。遂令先大人。初出其廬。來謁總督于旅團司令部。自是厥後。當

路之於先大人。欸待優遇。頗勝前日。先大人亦深諒我政府趣旨。於是上意下達。下情上達。愚從政于此。無不如意。既先大人赴香港。臨別相約。履行前言。且索愚小照。愚亦請其照。未二三月。愚洋畫像成。揭在我室。而其所贈人。不復歸來。斂在棺中。苦楚哀痛。茫然自失。當是之時。先大人遺產一事。議論沸騰。當路召致林門長老。鳩首擬議。愚亦與焉。然有所思。未嘗發言。愚時屬賜暇歸省。途過臺北。私見總督。密稟烈不烈。紀無綱。獨有獻智德。不讓其父。他年貢獻於國家者。獨有此少年耳。況且其父隱然自任地方行政。

之功。豈可沒哉。按查臺灣舊慣。伯子繼承遺產。仲叔季子不與。然照據我現行法。最近親者。理合相續。假令某爲辯護士。控訴法廷。理由太多。雖然。不是名門大家之所可爲。且不過肥原被兩造辯護士之私腹也。以某視之。分其遺產爲二。一以讓與伯子。更又分其一爲二。頒諸仲叔二子。實屬公平。圓滿結局。可知當路與長老議。曠日彌久。徒致健訟煩累。公私共不兩便。總督首肯。愚乃內渡。二月歸任。既聞草場通譯奉旨來諭長老。分割遺產。知愚建議。私心竊喜。聊盡對亡友之情誼。他日愚廢官歸東。雖固有所別思。然

未必不由於喪知心之友也。後閱十年。愚爲人所要。備員於創設銀行之顧問。再入臺灣。每逢臺中官民。且先問足下之事。皆曰。或爲區長。或爲參事。臺中地方。不可一日缺之。有爲青年也。愚曰。果不違我所見。可謂允卿有後矣。往寓臺中。足下來見。愚亦有所思。不敢勸誘爲銀行股客也。銀行建而愚辭去。終隔一年。又爲人所要。三入臺灣。設立印刷會社。亦有所思。不敢行動。愚屢爲人所要。而曰有所思者。何也。凡投資者。不通於利者。義知也。又不同視內臺人。只知有我。而不知有彼。見其利而不見其義也。義者。今所謂

商業道德之信義。是也。苟無信義。其利不至。而其害來焉。或勸愚募集股份於足下等門。愚一言排斥。躬親經營。忽值明治大喪。潸然而泣。悵然而哀。慨然而拋擲。世事。退社。陋居。無幾。罹疾。療治。臺北醫院。後靜養于草山溫泉。時賤息大學卒業。奉職督府。請愚同居。臺灣日日新聞連載板垣伯設同化會之事。愚大憂。且恐足下列名會員。蒼黃裁書。諫止。不及。既又內渡。澡浴于別府溫泉。前島真者。特來見愚。囑經營閩報之事。曰。朝不計夕。我命不足惜。所惜者。閩報耳。閩報而存。則我死猶生也。愚常以讀書子要帶三分俠

氣之語。爲座右銘。於是許諾。前赴福州。寄書足下。請投萬金。足下隨即覆信。愚竊喜先大人遺風。尙未衰也。携往示之。天野領事曰。方今德國。收買支那新聞。而閩報實係我邦人經營。僅僅萬金。外務省不能辨之。總督府不能處之。某甚惑焉。因寄書林某。某一臺紳。尙且容我言。爲我國家計。捐棄萬金。覆信如此。當路覲然度外視之耶。領事曰。請暫待之。小官與君更議。未數旬也。終歸於臺灣日日新聞社。擬使愚爲其主筆。固辭曰。宜以少壯文學士。或法學士代之。故閩報之所以致有今日者。其本源。實發於足下一片覆

信也。然世人不多知之。猶先大人之於臺中地方行政乎。是之謂陰德。何日何年。孰知無其陽報耶。先大人屢談陰騭之事。足下亦聽之。是此數事。足下或有記憶者。或有不聞知者。今所以縷縷陳述者。自有愚意存焉。愚去閩過滬。經滿韓歸內地。放浪優游東北溫泉。又復爲關東都督所要。愚以老辭。三遣使者。懇請弗止。具告其狀。竊謂我邦開闢以降。學漢文於支那者有之。未有以漢文教授支那子弟者。蓋余爲之嚆矢。卽往就職于旅順師範學堂。居三年。賤息自臺灣來。慫恿相共辭職。同居京都曰。方今之時。凡有爲

者。何得區區于一隅哉。願大人使兒爲其所欲爲矣。去秋。賤息漫游南北支那。今春。更航歐洲。愚乃隱居留守。暇輒通閱內外新聞。卽知臺政更新。開設臺灣會議。以爲自治之基礎。自治與獨立相似而不同。世人之所周知。固不俟論焉。既又知足下更進一步。開設臺灣議會。欲使臺灣爲獨立國。運動提出於帝國議會。愚讀至此。不能無杞憂。欲一相見。論其不可。獨奈海岳遠隔。老懶日加。遷延依違。以至今日。默而止乎。乃恐背違於我對亡友之情誼。夜半人靜。秋聲驚夢。老婆心子。屢動屢生。蹶起危坐。拍案自奮曰。我意

決矣。當藉紙筆。以陳我表情。其用與否。在於彼而不
在於我。我只致吾誠耳。足下虛懷平心。偷閒讀過。則
或有補於處世三萬一歟。抑足下理想高遠。有如通
世界大勢者。而是此一事。愚決不爲足下取也。試觀
世界小國。謀獨立者。曰布哇。曰比律賓。曰何曰何。不
過大其聲博其名。而至其不能實行。則一也。臺灣及
朝鮮。大異於彼布比等。我邦博士學士。時或有論之
者。然皆有所爲而言耳。非真爲臺灣計也。視諸同化
會。亦可以推知。山本某果真爲臺灣計乎。視林某有
希望列於華族班之意。論以名譽。說以運動費用。運

動費用實在。而華族則幻影。終起訴法廷。以貽笑一
世。今次獨立運動。亦無類於此乎。抱擁足下周圍者。
愚未知其爲何人。然以愚視之。足下之智。勝他衆紳。
足下之財。多他島人。足下而有智無財。未必至此。或
曰博士。或曰學士。曰代議士。曰政治家。真憂國家。真
爲臺灣計者。世或有之。我未之見。寡聞淺識。慚愧無
已。現聞帝國議會召集之詔書降下。又聞原首相被
暗殺。愚雖老也。一恐一惧。安得慷慨憂愁不能自禁
哉。顧念足下之情。日切一日。足下果先議會開會之
日。晉京運動歟。愚恐其事不行。而禍其身也。足下有

騎虎之勢不可中止者。則當豹變。豹變者。非謂變節去邪就正。改過遷善之謂也。先大人之在世也。行可行。止可止。卽君子豹變者耶。非耶。先大人而今猶存。果爲此行動歟。愚不能是之信矣。現任總督長官。愚未相見。又未相識。然賤息嘗屬下僚。或因賤息記賤名。亦未可知。倘若足下而覺悟於臺灣獨立。終不可成。則翻然變其目的。暫俟時機。愚雖無伯爵資格。亦帝國臣民之一分子。奮然挺身。敢爲足下計。則當無不利於足下一身。是不獨爲足下一身計。實爲臺灣全島計也。抑又爲國家百年計也。一物無不得其宜。

一人無不得其處。是爲行政之要諦。朝拔一人。示範於全島。一人卽千人也。夕培一物。施種於地方。一物卽萬物也。至他子弟。大抵皆紈袴子。無智無德。措而不論。愚屬望足下久矣。夫名譽者。自實行出來。故云。名者實之賓。足下業已盡力下級行政。有年于茲。其名其譽。定必顯于他日。不龜卜燭照而知之。名譽者。豈止華族與獨立運動也哉。月前舊門下生憂國慨世。有自殺其身。企圖激勵同志者。愚聽於不聞。視於不見。慄然栗膚。仰察俯思。嘆曰。夫治者與被治者。自異其途。異其途者。不同其軌也。於是彼我意思。不相

疏通。是之謂內外杆格。治者而能通於被治者情。被治者而能達於治者意。是之謂下情上達。上意下達。先大人之於愚。卽是。登時有稱先大人。曰謀叛人者。愚辯其決不然。賭一身任其責。因憶足下出世以來。蓋無有爲足下致其平生志業於當路者。意思不疏通。下情不上達。不平之極。終至於此也。足下何不仿先大人之行動。他日愚值有時期。而稟足下父子遺德功業。總督長官。亦不保無首肯焉。愚也非因以鈞利者。非因以賣名者。我只覃吾所思。以報故人耳。世人動輒曰。新舊思想之衝突。今日所不免也。六十老

儒。奚通世界大勢哉。溯查鄭氏占據臺灣而還。三百年于今。其間有朱一貴。林爽文。戴萬生。唐景崧之徒。自舊思想家視之。則呼爲叛賊。而自新思想家視之。卽似爲首唱臺灣獨立之俊傑耶。林戴之亂。霧峯庄民。克戰克拒。爲之將帥者誰。或曰。二十世紀之今日。異於前世紀。彼動干戈。殺戮無辜。我主言論。覺醒惰眠。固不可同日而語。以愚視之。阻害地方安寧。惑亂人民思想。徒使全島動搖捲起波瀾。則其揆一而不一。二。何問干戈與言論。足下若感於斯文。質諸燕卿先生。先生亦不聽於我言。愚復何論。然今尙有不可筆

者。他日足下晉京之途。枉臨敝寓。卽當面罄。不則愚將訪足下于東京旅次。足下利害安危。實係於此。行止之間也。事急情切。書不盡意。言無倫次。千萬諒察。回音爲幸。專此密聞。併請秋安。十一月十日。

與林獻堂書二

逕啓者。本月十五日。接到甕谷先師冢嗣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訃電。晉京會葬。舊相識于臺灣者不尠。偶聞足下寓處。旣閱數日。又展我亡兄墓于駒込吉祥寺。因遣車夫。訪足下晉京否。卽知其未來寓也。念五歸洛。郵信數件。堆積案頭。內有本月十日瑤簡。勿

忙捧讀。就悉。先祖母出殯等。人生何多恨事。而至獨立運動一事。乃曰。我不過偶惑於讒人之口。愚神氣初安。仰天獨語。吾誠達矣。抑先大人之威靈。或爲之道歟。嘗聞木腐蟲生。人疑讒入。故木要無生蟲之資。人要無被疑之事。日前。愚不敢質我疑。安得今日一掃雲霾。快復光明也哉。獨自抃舞。所謂悲哀去。而歡喜來者。復修拙簡。再奉左右。若他日晉京之次。枉臨敝寓。務須面罄。寒氣漸加。歲將云暮。卽希送舊迎新。自愛自重。十二月廿七日。

與林獻堂書三

現接琅函。就悉。安抵京寓。酬應加忙。旅雪萬福。行李千祥。至頌至慰。日前幸容卑言。枉車敝寓。時有見先大人之感。感慨無量。欣喜曷勝。祇奈家無庖人。室乏茶菓。不能盡待遠客之道。且恨言語不通。須他重譯。費時移晷。無復筆話之機。卽覺貴我意思。尙未接觸也。茲擬于來月。亡嫂小祥之忌。托車晉京。更訪貴寓。則禁他人出入。對坐筆話。以覃吾所思。是爲切望。卽請諒察。專此佈覆。一月廿日。

與林獻堂書四

獻堂足下。月前辱蒙枉臨敝寓。喜出望外。敢忘僭妄。

漫言濫語。吐盡膽汁。幸不唾棄。頗覺一肚皮裏快感也。拜別之後。亡嫂小祥忌辰事畢。與姪丹陵。遊浴福島縣飯阪町溫泉。以治沈痼。乘間通讀臺灣議會設立請願理由書。自第一理由。至第五結論。每篇皆有條理。其所論述。固當然耳。然是等論議。大抵皆係於愚等平生唱導者。不認別有新奇之說。獨奈來值其時。與未得其人。旣無其人。又違其時。今欲強行之。具眼達識之士。決所不爲耳。愚初以止可止行可行之大義。勸告足下。愚意全存于此。抑至五年十年宣傳等事。囑之門下子弟可也。況且足下有三賢息。卽聞

伯也。熊本高等學校卒業。將入大學爲法學士。仲也。此次親相見。容貌異常。言動沈着。有乃祖風。學術亦不劣等。卽信他日卒業立身。未必讓于乃父也。愚雖未見伯季兩子。然以仲子推之。花萼相輝。同氣連枝。不出十年。放芳香于南瀛可知。果然。特別參政權。自由平等解放等類。獲得之。固易易耳。何必限于今日。足下更運遠謀深慮之策。盍優遊鄉里。以待其時耶。愚將相見于京都之時。比相見于東京之日。足下顏色。白呈神經衰弱徵候。此症。發自焦心苦慮。愚深憂焉。方今帝國議會情形。尙且如彼。貴衆兩院。所謂政

黨政派者。皆盡爲私黨私利計。未曾見聞公議公論也。何遑顧慮臺灣議會設立哉。往昔臺灣有分類械鬪者。以愚視之。今日帝國議會。卽昔日分類械鬪耳。足下自進署名。喜爲械鬪一部將帥乎。是愚所以不爲足下取也。足下以爲何如。愚望日前後晉京。期於念日歸洛。前旣蒙足下來訪。理合行荅禮於貴寓。今不得往訪。以致其禮。茲修拙簡。以代其儀。千萬諒恕爲幸。別不呈書賢息。伏乞致聲。春暖漸生。隨時自重。併請旅安。不乙。

夢界遺文卷一終

324
2

終

